

鹽鐵論



以2024年3月31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鹽鐵論

作者：[桓寬](#) 西漢

《鹽鐵論》十二卷，[內府藏本](#)。漢桓寬撰。寬字次公，汝南人，宣帝時舉為郎，官至廬江太守丞。昭帝[始元六年](#)，詔郡國舉賢良、文學之士，問以民所疾苦，皆請罷鹽、鐵、榷酤，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議相詰難。寬集其所論，為書凡六十篇，篇各標目，實則反覆問答，諸篇皆首尾相屬；後罷榷酤，而鹽、鐵則如舊，故寬作是書，惟以鹽、鐵為名，蓋惜其議不盡行也。書末《雜論》一篇，述汝南朱子伯之言，記賢良茂陵唐生、文學魯萬生等六十餘人，而最推中山劉子雍、九江祝生，於桑弘羊、車千秋深著微詞，蓋其著書之大旨。所論皆食貨之事，而皆述先王，稱《六經》，故諸史列之儒家。黃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改隸史部食貨類中，循名而失其實矣。明[嘉靖癸丑](#)，華亭張之象為之注，雖無所發明，然事實亦粗具梗概，今並錄之，以備考核焉。



姊妹计划: [百科](#)·[图册分类](#)·[数据项](#)

四庫全書

- [鹽鐵論 \(四庫全書本\)](#)
- [鹽鐵論 \(四部叢刊本\)](#)

目錄

- [卷一](#)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
- [卷二](#)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複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
- [卷三](#)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
- [卷四](#)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

- [卷五](#)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訟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
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
八
- [卷六](#)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
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
- [卷七](#)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取
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
- [卷八](#)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
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
- [卷九](#)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
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
- [卷十](#)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詔聖第五十八
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本議第一

惟始元六年，有詔書使丞相、御史與所舉賢良、文學語，問民間所疾苦。

文學對曰：「竊聞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廣道德之端，抑末利而開仁義，毋示以利，然後教化可興，而風俗可移也。今郡國有鹽、鐵、酒榷，均輸，與民爭利。散敦厚之樸，成貪鄙之化。是以百姓就本者寡，趨末者眾。夫文繁則質衰，末盛則質虧。末修則民淫，本修則民慤。民慤則財用足，民侈則饑寒生。願罷鹽、鐵、酒榷、均輸，所以進本退末，廣利農業，便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匈奴背叛不臣，數為寇暴於邊鄙，備之則勞中國之士，不備則侵盜不止。先帝哀邊人之久患，苦為虜所系獲也，故修障塞。飭烽燧，屯戍以備之。邊用度不足，故興鹽、鐵，設酒榷，置均輸，蓄貨長財，以佐助邊費。今議者欲罷之，內空府庫之藏，外乏執備之用，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，將何以贍之？罷之，不便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有國有家者，不患貧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』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喪。畜仁義以風之，廣德行以懷之。是以近

者親附而遠者悅服。故善克者不戰，善戰者不師，善師者不陣。修之於廟堂，而折沖還師。王者行仁政，無敵於天下，惡用費哉？」

大夫曰：「匈奴桀黠，擅恣入塞，犯厲中國，殺伐郡、縣、朔方都尉，甚悖逆不軌，宜誅討之日久矣。陛下垂大惠，哀元元之未贍，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；縱難被堅執銳，有北面復匈奴之志，又欲罷鹽、鐵、均輸，擾邊用，損武略，無憂邊之心，於其義未便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貴以德而賤用兵。孔子曰：『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』今廢道德而任兵革，興師而伐之，屯戍而備之，暴兵露師，以支久長，轉輸糧食無已，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，百姓勞苦於內。立鹽、鐵，始張利官以給之，非長策也。故以罷之為便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古之立國家者，開本末之途，通有無之用，市朝以一其求，致士民，聚萬貨，農商工師各得所欲，交易而退。易曰：『通其變，使民不倦。』故工不出，則農用乏；商不出，則寶貨絕。農用乏，則穀不殖；寶貨絕，則財用匱。故鹽、鐵、均輸，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。罷之，不便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；示民以利，則民俗薄。俗薄則背義而趨利，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。老子曰：『貧國若有餘。』非多財也，嗜欲眾而民躁也。是以王者崇本退末，以禮義防民欲，實菽粟貨財。

市，商不通無用之物，工不作無用之器。故商所以通郁滯，工所以備器械，非治國之本務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管子云：『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，器械不備也。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，商工不備也。』隴、蜀之丹漆旄羽，荊、揚之皮革骨象，江南之楠梓竹箭，燕、齊之魚鹽旃裘，兗、豫之漆絲絺紵，養生送終之具也，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。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，以通川谷，服牛駕馬，以達陵陸；致遠窮深，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。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，開均輸以足民財；鹽、鐵、均輸，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，罷之，不便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，工商盛而本業荒也；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，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。故川源不能實漏卮，山海不能贍溪壑。是以盤庚萃居，舜藏黃金，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，所以遏貪鄙之俗，而醇至誠之風也。排困市井，防塞利門，而民猶為非也，況上之為利乎？傳曰：『諸侯好利則大夫鄙，大夫鄙則士貪，士貪則庶人盜。』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往者，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，往來煩雜，物多苦惡，或不償其費。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，而便遠方之貢，故曰均輸。開委府於京師，以籠貨物。賤即買，貴則賣。是以縣官不失實，商賈無所貿利，故曰平準。平準則民不失職，均輸則民齊勞逸。故平準、均輸，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，非開利孔而為民罪梯者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之賦稅於民也，因其所工，不求所拙。農人納其獲，女工效其功。今釋其所有，責其所無。百姓賤賣貨物，以便上求。間者，郡國或令民作布絮，吏恣留難，與之為市。吏之所入，非獨齊、阿之縑，蜀、漢之布也，亦民間之所為耳。行奸賣平，農民重苦，女工再稅，未見輸之均也。縣官猥發，闔門擅市，則萬物并收。萬物并收，則物騰躍。騰躍，則商賈侷利。自市，則吏容奸。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，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，未見準之平也。蓋古之均輸，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，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。」

力耕第二

大夫曰：「王者塞天財，禁關市，執準守時，以輕重御民。豐年歲登，則儲積以備乏絕；凶年惡歲，則行幣物；流有餘而調不足也。昔禹水湯旱，百姓匱乏，或相假以接衣食。禹以歷山之金，湯以莊山之銅，鑄幣以贖其民，而天下稱仁。往者財用不足，戰士或不得祿，而山東被災，齊、趙大饑，賴均輸之畜，倉廩之積，戰士以奉，饑民以賑。故均輸之物，府庫之財，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，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十一而稅，澤梁以時入而無禁，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。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，九年耕有三年之蓄。此禹、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。草萊不辟，田疇不治，雖擅山海之財，通百末之利，猶不能贍也。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，躬耕趣時而衣食足，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。故衣食者民之本，稼穡者民之務

也。二者修，則國富而民安也。詩云：『百室盈止，婦子寧止』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賢聖治家非一寶，富國非一道。昔管仲以權譎霸，而紀氏以強本亡。使治家養生必於農，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。故善為國者，天下之下我高，天下之輕我重。以末易其本，以虛蕩其實。今山澤之財，均輸之藏，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。汝、漢之金，織微之貢，所以誘外國而釣胡、羌之寶也。夫中國一端之縵，得匈奴累金之物，而損敵國之用。是以騾驢駝，銜尾入塞，驪騃馬，盡為我畜，驪貂狐貉，采旃文罽，充於內府，而璧玉珊瑚琉璃，咸為國之寶。是則外國之物內流，而利不外泄也。異物內流則國用饒，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。詩曰：『百室盈止，婦子寧止。』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商通物而不豫，工致牢而不偽。故君子耕稼田魚，其實一也。商則長詐，工則飾罵，內懷窺竊而心不忤，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。昔桀女樂充宮室，文繡衣裳，故伊尹高逝遊薄，而女樂終廢其國。今騾驢之用，不中牛馬之功，驪貂旃罽，不益錦綈之實。美玉珊瑚出於昆山，珠璣犀象出於桂林，此距漢萬有餘里。計耕桑之功，資財之費，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也，一捐而中萬鐘之粟也。夫上好珍怪，則淫服下流，貴遠方之物，則貨財外充。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，不愛奇貨以富其國。故理民之道，在於節用尚本，分土井田而已。」

大夫曰：「自京師東西南北，歷山川，經郡國，諸殷富大都，無非街衢五通，商賈之所湊，萬物之所殖者。故

聖人因天時，智者因地財，上士取諸人，中士勞其形。長沮、桀溺，無百金之積，跖躄之徒，無猗頓之富，宛、周、齊、魯，商遍天下。故乃商賈之富，或累萬金，追利乘羨之所致也。富國何必用本農，足民何必井田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洪水滔天，而有禹之績，河水泛濫，而有宣房之功。商紂暴虐，而有孟津之謀，天下煩擾，而有乘羨之富。夫上古至治，民樸而貴本、安愉而寡求。當此之時，道路罕行，市朝生草。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，織不強者無以掩形。雖有湊會之要，陶、宛之術，無所施其巧。自古及今，不施而得報，不勞而有功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通有第三

大夫曰：「燕之涿、薊，趙之邯鄲，魏之溫軹，韓之滎陽，齊之臨淄，楚之宛、陳，鄭之陽翟，三川之二周，富冠海內，皆為天下名都，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，居五諸之沖，跨街衢之路也。故物豐者民衍，宅近市者家富。富在術數，不在勞身；利在勢居，不在力耕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荊、揚南有桂林之饒，內有江、湖之利，左陵陽之金，右蜀、漢之材，伐木而樹穀，燔萊而播粟，火耕而水耨，地廣而饒財；然民黷窳偷生，好衣甘食，雖白屋草廬，歌謳鼓琴，日給月單，朝歌暮戚。趙、中山帶大河，纂四通神衢，當天下之蹊，商賈錯於路，諸

侯交於道；然民淫好末，侈靡而不務本，田疇不修，男女矜飾，家無斗筲，鳴琴在室。是以楚、趙之民，均貧而寡富。宋、衛、韓、梁，好本稼穡，編戶齊民，無不家衍人給。故利在自惜，不在勢居街衢；富在儉力趣時，不在歲司羽鳩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五行：東方木，而丹、章有金銅之山；南方火，而交趾有大海之川；西方金，而蜀、隴有名材之林；北方水，而幽都有積沙之地。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。今吳、越之竹，隋、唐之材，不可勝用，而曹、衛、梁、宋，采棺轉屍；江、湖之魚，萊、黃之鮓，不可勝食，而鄒、魯、周、韓，藜藿蔬食。天地之利無不贍，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；然百姓匱乏，財用不足，多寡不調，而天下財不散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采椽不斷，茅茨不翦，衣布褐，飯土飶，鑄金為鉏，埴埴為器，工不造奇巧，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，各安其居，樂其俗，甘其食，便其器。是以遠方之物不交，而昆山之玉不至。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，女極纖微，工極技巧，雕素樸而尚珍怪，鈎山石而求金銀，沒深淵求珠璣，設機陷求犀象，張網羅求翡翠，求蠻、貉之物以眩中國，徙邛、笮之貨，致之東海，交萬里之財，曠日費功，無益於用。是以褐夫匹婦，勞疲力屈，而衣食不足也。故王者禁溢利，節漏費。溢利禁則反本，漏費節則民用給。是以生無乏資，死無轉屍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古者，宮室有度，輿服以庸；采椽茅茨，非先王之制也。君子節奢刺儉，儉則固。昔孫叔敖相楚，

妻不衣帛，馬不秣粟。孔子曰：『不可，大儉極下。』此蟋蟀所為作也。管子曰：『不飾宮室，則材木不可勝用，不充庖廚，則禽獸不損其壽。無末利，則本業無所出，無黼黻，則女工不施。』故工商梓匠，邦國之用，器械之備也。自古有之，非獨於此。弦高販牛於周，五穀賃車入秦，公輸子以規矩，歐冶以鎔鑄。語曰：『百工居肆，以致其事。』農商交易，以利本末。山居澤處，蓬蒿堯堉，財物流通，有以均之。是以多者不獨衍，少者不獨饑。若各居其處，食其食，則是橘柚不鬻，胸鹵之鹽不出，旃罽不市，而吳、唐之材不用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孟子云：『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。蠶麻以時，布帛不可勝衣也。斧斤以時，材木不可勝用。田漁以時，魚肉不可勝食。』若則飾宮室，增臺榭，梓匠斲巨為小，以圓為方，上成雲氣，下成山林，則材木不足用也。男子去本為末，雕文刻鏤，以象禽獸，窮物究變，則穀不足食也。婦女飾微治細，以成文章，極伎盡巧，則絲布不足衣也。庖宰烹殺胎卵，煎炙齊和，窮極五味，則魚肉不足食也。當今世，非患禽獸不損，材木不勝，患僭侈之無窮也；非患無旃罽橘柚，患無狹廬糠糲也。」

錯幣第四

大夫曰：「交幣通施，民事不及，物有所并也。計本量委，民有饑者，穀有所藏也。智者有百人之功，愚者有不更本之事。人君不調，民有相萬之富也。此其所以或

儲百年之余，或不厭糟糠也。民大富，則不可以祿使也；大強，則不可以罰威也。非散聚均利者不齊。故人主積其食，守其用，制其有餘，調其不足，禁溢羨，厄利塗，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貴德而賤利，重義而輕財。三王之時，疊盛疊衰。衰則扶之，傾則定之。是以夏忠、殷敬、周文，庠序之教，恭讓之禮，粲然可得而觀也。及其後，禮義弛崩，風俗滅息，故自食祿之君子，違於義而競於財，大小相吞，淚轉相傾。此所以或儲百年之余，或無以充虛蔽形也。古之仕者不穡，田者不漁，抱關擊柝，皆有常秩，不得兼利盡物。如此，則愚智同功，不相傾也。詩云：『彼有遺秉，此有滯穗，伊寡婦之利。』言不盡物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湯、文繼衰，漢興乘弊。一質一文，非苟易常也。俗弊更法，非務變古也，亦所以救失扶衰也。故教與俗改，弊與世易。夏后以玄貝，周人以紫石，後世或金錢刀布。物極而衰，終始之運也。故山澤無徵，則君臣同利，刀幣無禁，則奸貞並行。夫臣富則相侈，下專利則相傾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市朝而無刁幣，各以其所有易所無，抱布買絲而已。後世即有龜貝金錢，交施之也。幣數變而民滋偽。夫救偽以質，防失以禮。湯、文繼衰，革法易化，而殷、周道興。漢初乘弊，而不改易，畜利變幣，欲以反本，是猶以煎止燔，以火止沸也。上好禮則民閤飾，上好貨則下死利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文帝之時，縱民得鑄錢、冶鐵、煮鹽。吳王擅鄣海澤，鄧通專西山。山東奸猾，咸聚吳國，秦、雍、漢、蜀因鄧氏。吳、鄧錢布天下，故有鑄錢之禁。禁禦之法立，而奸偽息，奸偽息，則民不期於妄得，而各務其職；不反本何為？故統一，則民不二也；幣由上，則下不疑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往古，幣眾財通而民樂。其後，稍去舊幣，更行白金龜龍，民多巧新幣。幣數易而民益疑。於是廢天下諸錢，而專命水衡三官作。吏匠侵利，或不中式，故有薄厚輕重。農人不習，物模擬之，信故疑新，不知奸貞。商賈以美質惡，以半易倍。買則失實，賣則失理，其疑或滋益甚。夫鑄偽金錢以有法，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故。擇錢則物稽滯，而用人尤被其苦。春秋曰：『算不及蠻、夷則不行。』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，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。」

禁耕第五

大夫曰：「家人有寶器，尚函匣而藏之，況人主之山海乎？夫權利之處，必在深山窮澤之中，非豪民不能通其利。異時，鹽鐵未籠，布衣有胸邴，人君有吳王，皆鹽鐵初議也。吳王專山澤之饒，薄賦其民，賑贍窮乏，以成私威。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。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，若決呂梁，沛然，其所傷必多矣。太公曰：『一家害百家，百家害諸侯，諸侯害天下，王法禁之。』今放民於權利，罷鹽鐵以資暴強，遂其貪心，眾邪群聚，私門成黨，則強禦日以不制，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民人藏於家，諸侯藏於國，天子藏於海內。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，天子以四海為匣匱。天子適諸侯，升自阼階，諸侯納管鍵，執策而聽命，示莫為主也。是以王者不畜聚，下藏於民，遠浮利，務民之義；義禮立，則民化上。若是，雖湯、武生存於世，無所容其慮。工商之事，歐冶之任，何奸之能成？三桓專魯，六卿分晉，不以鹽鐵。故權利深者，不在山海，在朝廷；一家害百家，在蕭墻，而不在胸邴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山海有禁，而民不傾；貴賤有平，而民不疑。縣官設衡立準，人從所欲，雖使五尺童子適市，莫之能欺。今罷去之，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。決市閭巷，高下在口吻，貴賤無常，端坐而民豪，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。強養弱抑，則齊民消；若眾穢之盛而害五穀。一家害百家，不在胸邴，如何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山海者，財用之寶路也。鐵器者，農夫之死士也。死士用，則仇讎滅，仇讎滅，則田野辟，田野辟而五穀熟。寶路開，則百姓贍而民用給，民用給則國富。國富而教之以禮，則行道有讓，而工商不相豫，人懷敦樸以相接，而莫相利。夫秦、楚、燕、齊，土力不同，剛柔異勢，巨小之用，居句之宜，黨殊俗易，各有所便。縣官籠而一之，則鐵器失其宜，而農民失其便。器用不便，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。草萊不辟，則民困乏。故鹽冶之處，大傲皆依山川，近鐵炭，其勢咸遠而作劇。郡中卒踐更者，多不勘，責取庸代。縣吧或以戶口賦鐵，而賤平其準。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、鐵，煩費，百姓病苦之。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，未睹其在胸邴也。」

復古第六

大夫曰：「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，言：『鹽、鐵令品，令品甚明。卒徒衣食縣官，作鑄鐵器，給用甚眾，無妨於民。而吏或不良，禁令不行，故民煩苦之。』令意總一鹽、鐵，非獨為利入也，將以建本抑末，離朋黨，禁淫侈，絕并兼之路也。古者，名山大澤不以封，為下之專利也。山海之利，廣澤之畜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屬少府；陛下不私，以屬大司農，以佐助百姓。浮食奇民，好欲擅山海之貨，以致富業，役利細民，故沮事議者眾。鐵器兵刃，天下之大用也，非眾庶所宜事也。往者，豪強大家，得管山海之利，采鐵石鼓鑄，煮海為鹽。一家聚眾，或至千餘人，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。遠去鄉里，棄墳墓，依倚大家，聚深山窮澤之中，成奸偽之業，遂朋黨之權，其輕為非亦大矣！今者，廣進賢之途，練擇守尉，不待去鹽、鐵而安民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扇水都尉所言，當時之權，一切之術也，不可以久行而傳世，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。詩云：『哀哉為猶，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猶是經，維邇言是聽。』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，而善為權利者。孝武皇帝攘九夷，平百越，師旅數起，糧食不足。故立田官，置錢，入穀射官，救急贍不給。今陛下繼大功之勤，養勞倦之民，此用麋鬻之時；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，致利除害，輔明主以仁義，修潤洪業之道。明主即位以來，六年於茲，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，省罷機利之人。人權縣太久，民良望於上。陛下宣聖德，昭明光，令郡國賢良、文學之士，乘傳詣公車，議五帝、三王之道，六

藝之風，冊陳安危利害之分，指意粲然。今公卿辯議，未有所定，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，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宇棟之內，燕雀不知天地之高；坎井之蛙，不知江海之大；窮夫否婦，不知國家之慮；負荷之商，不知猗頓之富。先帝計外國之利，料胡、越之兵，兵敵弱而易制，用力少而功大，故因勢變以主四夷，地濱山海，以屬長城，北略河外，開路匈奴之鄉，功未卒。蓋文王受命伐崇，作吧於豐；武王繼之，載屍以行，破商擒紂，遂成王業。曹沫棄三北之恥，而復侵地；管仲負當世之累，而立霸功。故誌大者遺小，用權者離俗。有司思師望之計，遂先帝之業，志在絕胡、貉，擒單于，故未遑扣扃之義，而錄拘儒之論。」

文學曰：「燕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，坎井之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，況翱翔千仞而遊四海乎？其禍必大矣！此李斯所以折翼，而趙高沒淵也。聞文、武受命，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，未聞弊諸夏以役夷、狄也。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、越，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，然眾不能畢；而以百萬之師，為一夫之任，此天下共聞也。且數戰則民勞，久師則兵弊，此百姓所疾苦，而拘儒之所憂也。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非鞅第七

大夫曰：「昔商君相秦也，內立法度，嚴刑罰，飭政教，奸偽無所容。外設百倍之利，收山澤之稅，國富民強，器械完飾，蓄積有餘。是以征敵伐國，攘地斥境，不賦百姓而師以贍。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，地盡西河而民不苦。鹽、鐵之利，所以佐百姓之急，足軍旅之費，務蓄積以備乏絕，所給甚眾，有益於國，無害於人。百姓何苦爾，而文學何憂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昔文帝之時，無鹽、鐵之利而民富；今有之而百姓困乏，未見利之所利也，而見其害也。且利不從天來，不從地出，一取之民間，謂之百倍，此計之失者也。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，愛其毛，不知其皮盡也。夫李梅實多者，來年為之衰；新穀熟而舊穀為之虧。自天地不能兩盈，而況於人事乎？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，猶陰陽之不並曜，晝夜之有長短也。商鞅峭法長利，秦人不聊生，相與哭孝公。吳起長兵攻取，楚人搔動，相與泣悼王。其後楚日以危，秦日以弱。故利蓄而怨積，地廣而禍構，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，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，吳起之兵用於外，行者勤於路，居者匱於室，老母號泣，怨女嘆息；文學雖欲無憂，其可得也？」

大夫曰：「秦任商君，國以富強，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。及二世之時，邪臣擅斷，公道不行，諸侯叛弛，宗廟隳亡。春秋曰：『未言爾，祭仲亡也。』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，善作者使人紹其功。椎車之蟬攫，相土之教也。周道之成，周公之力也。雖有裨謀之草創，無子產之潤色，有文、武之規矩，而無周、呂之鑿枘，則功業不成。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，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善鑿者建周而不拔，善基者致高而不蹶。伊尹以堯、舜之道為殷國基，子孫紹位，百代不絕。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，故二世而奪。刑既嚴峻矣，又作為相坐之法，造誹謗，增肉刑，百姓齋栗，不知所措手足也。賦斂既煩數矣，又外禁山澤之原，內設百倍之利，民無所開說容言。崇利而簡義，高力而尚功，非不廣壤進地也，然猶人之病水，益水而疾深，知其為秦開帝業，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。狐刺之鑿，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。畚土之基，雖良匠不能成其高。譬若秋蓬被霜，遭風則零落，雖有十子產，如之何？故扁鵲不能肉白骨，微、箕不能存亡國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言之非難，行之為難。故賢者處實而效功，亦非徒陳空文而已。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，假當世之權，為秦致利成業，是以戰勝攻取，并近滅遠，乘燕、趙，陵齊、楚，諸侯斂衽，西面而向風。其後，蒙恬征胡，斥地千里，踰之河北，若壞朽折腐。何者？商君之遺謀，備飭素修也。故舉而有利，動而有功。夫畜積籌策，國家之所以強也。故弛廢而歸之民，未睹巨計而涉大道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商鞅之開塞，非不行也；蒙恬卻胡千里，非無功也；威震天下，非不強也；諸侯隨風西面，非不從也；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。商鞅以權數危秦國，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：此二子者，知利而不知害，知進而不知退，故果身死而眾敗。此所謂戀胸之智，而愚人之計也，夫何大道之有？故曰：『小人先合而後忤，初雖乘馬，卒必泣血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淑好之人，戚施之所妒也；賢知之士，鬪茸之所惡也。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，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夫商君起布衣，自魏入秦，期年而相之，革法明教，而秦人大治。故兵動而地割，兵休而國富。孝公大說，封之於、商之地方五百里，功如丘山，名傳後世。世人不能為，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君子進必以道，退不失義，高而勿矜，勞而不伐，位尊而行恭，功大而理順；故俗不疾其能，而世不妒其業。今商鞅棄道而用權，廢德而任力，峭法盛刑，以虐戾為俗，欺舊交以為功，刑公族以立威，無恩於百姓，無信於諸侯，人與之為怨，家與之為讎，雖以獲功見封，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。蘇秦合縱連橫，統理六國，業非不大也；桀、紂與堯、舜並稱，至今不亡，名非不長也；然非者不足貴。故事不苟多，名不苟傳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，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。是以箕子執囚，比干被刑。伍員相闔閭以霸，夫差不道，流而殺之。樂毅信功於燕昭，而見疑於惠王。人臣盡節以徇名，遭世主之不用。大夫種輔翼越王，為之

深謀，卒擒強吳，據有東夷，終賜屬鏹而死。驕主背恩德，聽流說，不計其功故也，豈身之罪哉？」

文學曰：「比干剖心，子胥鴟夷，非輕犯君以危身，強諫以干名也。懼怛之忠誠，心動於內，忘禍患之發於外，志在匡君救民，故身死而不怨。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，雖在刑戮之中，非其罪也。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，子胥死而吳人恨。今秦怨毒商鞅之法，甚於私仇，故孝公卒之日，舉國而攻之，東西南北莫可奔走，仰天而嘆曰：『嗟乎，為政之弊，至於斯極也！』卒車裂族夷，為天下笑。斯人自殺，非人殺之也。」

晁錯第八

大夫曰：「春秋之法，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。故臣罪莫重於弑君，子罪莫重於弑父。日者，淮南、衡山修文學，招四方遊士，山東儒、墨咸聚於江、淮之間，講議集論，著書數十篇。然卒於背義不臣，使謀叛逆，誅及宗族。晁錯變法易常，不用制度，迫蹙宗室，侵削諸侯，蕃臣不附，骨肉不親，吳、楚積怨，斬錯東市，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。斯亦誰殺之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孔子不飲盜泉之流，曾子不入勝母之間。名且惡之，而況為不臣不子乎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之哀公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。傳曰：『君子可貴可賤，可刑可殺，而不可使為亂。』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，口誦其文而行不猶其道，是盜，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。春秋不以寡犯眾，誅絕之義有所止，不兼

怨惡也。故舜之誅，誅鯀；其舉，舉禹。夫以珣璠之玼，而棄其璞，以一人之罪，而兼其眾，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。晁生言諸侯之地大，富則驕奢，急即合從。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，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，所以均輕重，分其權，而為萬世慮也。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，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。人臣各死其主，為其國用，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。」

刺權第九

大夫曰：「今夫越之具區，楚之雲夢，宋之鉅野，齊之孟諸，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。人君統而守之則強，不禁則亡。齊以其腸胃予人，家強而不制，枝大而折榦，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。勢足以使眾，恩足以恤下，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。權移於臣，政墜於家，公室卑而田宗強，轉轂遊海者蓋三千乘，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。今山川海澤之原，非獨雲夢、孟諸也。鼓鑄煮鹽，其勢必深居幽谷，而人民所罕至。奸猾交通山海之際，恐生大奸。乘利驕溢，散樸滋偽，則人之貴本者寡。大農鹽鐵丞咸陽、孔僅等上請：『願募民自給費，因縣官器，煮鹽予用，以杜浮偽之路。』由此觀之：令意所禁微，有司之慮亦遠矣。」

文學曰：「有司之慮遠，而權家之利近；令意所禁微，而僭奢之道著。自利害之設，三業之起，貴人之家，雲行於塗，轂擊於道，攘公法，申私利，跨山澤，擅官市，非特巨海魚鹽也；執國家之柄，以行海內，非特田常之勢、陪臣之權也；威重於六卿，富累於陶、衛，輿

服僭於王公，宮室溢於制度，并兼列宅，隔絕閭巷，閣道錯連，足以遊觀，鑿池曲道，足以騁驚，臨淵釣魚，放犬走兔，隆豕鼎力，蹋鞠鬥雞，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，鳴鼓巴俞作於堂下，婦女被羅紈，婢妾曳絺纈，子孫連車列騎，田獵出入，畢弋捷健。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，百姓冰釋而懈怠。何者？己為之而彼取之，僭侈相效，上升而不息，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官尊者祿厚，本美者枝茂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，周公相而伯禽富。水廣者魚大，父尊者子貴。傳曰：『河、海潤千里。』盛德及四海，況之妻子乎？故夫貴於朝，妻貴於室，富曰苟美，古之道也。孟子曰：『王者與人同，而如彼者，居使然也。』居編戶之列，而望卿相之子孫，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，無錢而欲千金之寶，不亦虛望哉！」

文學曰：「禹、稷自布衣，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，若己推而納之溝中，故起而佐堯，平治水土，教民稼穡。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，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？夫食萬人之力者，蒙其憂，任其勞。一人失職，一官不治，皆公卿之累也。故君子之仕，行其義，非樂其勢也。受祿以潤賢，非私其利。見賢不隱，食祿不專，此公叔之所以為文，魏成子所以為賢也。故文王德成而後封子孫，天下不以為黨，周公功成而後受封，天下不以為貪。今則不然。親戚相推，朋黨相舉，父尊於位，子溢於內，夫貴於朝，妻謁行於外。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，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。」

刺復第十

大夫曰為色矜而心不懌，曰：「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，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，諸侯並臻，中外未然，心憧憧若涉大川，遭風而未薄。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，寢而忘寐，饑而忘食，計數不離於前，萬事簡閱於心。丞史器小，不足與謀，獨郁大道，思睹文學，若俟周、邵而望高子。御史案事郡國，察廉舉賢才，歲不乏也。今賢良、文學臻者六十餘人，懷六藝之術，騁意極論，宜若開光發蒙；信往而乖於今，道古而不合於世務。意者不足以知士也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？何賢士之難睹也！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，及所聞睹選舉之士，擢升贊憲甚顯，然未見絕倫比，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輸子之制材木也，正其規矩而鑿枘調。師曠之諧五音也，正其六律而宮商調。當世之工匠，不能調其鑿枘，則改規矩，不能協聲音，則變舊律。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，聲音泛越而不和。夫舉規矩而知宜，吹律而知變，上也；因循而不作，以俟其人，次也。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，倪大夫閉口不言。故治大者不可以煩，煩則亂；治小者不可以怠，怠則廢。春秋曰：『其政恢卓，恢卓可以為卿相。其政察察，察察可以為匹夫。』夫維綱不張，禮義不行，公卿之憂也。案上之文，期會之事，丞史之任也。尚書曰：『俊乂在官，百僚師師，百工惟時，庶尹允諧。』言官得其人，人任其事，故官治而不亂，事起而不廢，士守其職，大夫理其位，公卿總要執凡而已。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，任己者事廢而無

功。桓公之於管仲，耳而目之。故君子勞於求賢，逸於用之，豈云殆哉？昔周公之相也，謙卑而不鄰，以勞天下之士，是以俊又滿朝，賢智充門。孔子無爵位，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，皆諸侯卿相之人也，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？今以公卿之上位，爵祿之美，而不能致士，則未有進賢之道。堯之舉舜也，賓而妻之。桓公舉管仲也，賓而師之。以天子而妻匹夫，可謂親賢矣。以諸侯而師匹夫，可謂敬賓矣。是以賢者從之若流，歸之不疑。今當世在位者，既無燕昭之下士，鹿鳴之樂賢，而行臧文、子椒之意，蔽賢妒能，自高其智，訾人之才，足己而不問，卑士而不友，以位尚賢，以祿驕士，而求士之用，亦難矣！」

大夫繆然不言，蓋賢良長嘆息焉。

御史進曰：「太公相文、武以王天下，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。故賢者得位，猶龍得水，騰蛇遊霧也。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，遽即三公，處周、邵之列，據萬里之勢，為天下準繩，衣不重彩，食不兼味，以先天下，而無益於治。博士褚泰、徐偃等，承明詔，建節馳傳，巡省郡國，舉孝、廉，勸元元，而流俗不改。招舉賢良、方正、文學之士，超遷官爵，或至卿大夫，非燕昭之薦士，文王之廣賢也？然而未睹功業所成。殆非龍蛇之才，而鹿鳴之所樂賢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冰炭不同器，日月不並明。當公孫弘之時，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，故權譎之謀進，荊、楚之士用，將帥或至封侯食邑，而勅獲者咸蒙厚賞，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。其後，干戈不休，軍旅相望，甲士糜弊，

縣官用不足，故設險興利之臣起，礪溪熊羆之士隱。涇、渭造渠以通漕運，東郭咸陽、孔僅建鹽、鐵，策諸利，富者買爵販官，免刑除罪，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，上下兼求，百姓不堪，抗弊而從法，故懼急之臣進，而見知、廢格之法起。杜周、咸宣之屬，以峻文決理貴，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。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，偷合取容者眾。獨以一公孫弘，如之何？」

論儒第十一

御史曰：「文學祖述仲尼，稱誦其德，以為自古及今，未之有也。然孔子修道魯、衛之間，教化洙、泗之上，弟子不為變，當世不為治，魯國之削滋甚。齊宣王褒儒尊學，孟軻、淳于髡之徒，受上大夫之祿，不任職而論國事，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。當此之時，非一公孫弘也。弱燕攻齊，長驅至臨淄，湣王遁逃，死於莒而不能救；王建禽於秦，與之俱虜而不能存。若此，儒者之安國尊君，未始有效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無鞭策，雖造父不能調駟馬。無勢位，雖舜、禹不能治萬民。孔子曰：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」故輶車良馬，無以馳之；聖德仁義，無所施之。齊威、宣之時，顯賢進士，國家富強，威行敵國。及湣王，奮二世之余烈，南舉楚、淮，北并巨宋，苞十二國，西摧三晉，卻強秦，五國賓從，鄒、魯之君，泗上諸侯皆入臣。矜功不休，百姓不堪。諸儒諫不從，各分散，慎到、捷子亡去，田駢如薛，而孫卿適楚。內無良臣，故諸侯合謀而伐之。王建聽流說，信反

間，用後勝之計，不與諸侯從親，以亡國。為秦所禽，不亦宜乎？」

御史曰：「伊尹以割烹事湯，百里以飯牛要穆公，始為苟合，信然與之霸王。如此，何言不從？何道不行？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，不用，即以強國之道，卒以就功。鄒子以儒術干世主，不用，即以變化始終之論，卒以顯名。故馬效千里，不必胡、代；士貴成功，不必文辭。孟軻守舊術，不知世務，故困於梁宋。孔子能方不能圓，故饑於黎丘。今晚世之儒勤德，時有乏匱，言以為非，因此不行。自周室以來，千有餘歲，獨有文、武、成、康，如言必參一焉，取所不能及而稱之，猶躡者能言遠不能行也。聖人異塗同歸，或行或止，其趣一也。商君雖革法改教，志存於強國利民。鄒子之作，變化之術，亦歸於仁義。祭仲自貶損以行權，時也。故小枉大直，君子為之。今硜硜然守一道，引尾生之意，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，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伊尹之於湯，知聖主也。百里之歸秦，知明君也。二君之能知霸主，其冊素形於己，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。孔子曰：『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』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，故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孟子曰：『居今之朝，不易其俗，而成千乘之勢，不能一朝居也。』寧窮饑居於陋巷，安能變己而從俗化？闔廬殺僚，公子割去而之延陵，終身不入吳國。魯公殺子赤，叔眄退而隱處，不食其祿。虧義得尊，枉道取容，效死不為也。聞正道不行，釋事而退，未聞枉道以求容也。」

御史曰：「論語：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。季氏為無道，逐其君，奪其政，而冉求、仲由臣焉。禮：『男女不授受，不交爵。』孔子適衛，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，子路不說。子瑕，佞臣也，夫子因之，非正也。男女不交，孔子見南子，非禮也。禮義由孔氏，且貶道以求容，惡在其釋事而退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天下不平，庶國不寧，明王之憂也。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天下煩亂，賢聖之憂也。是以堯憂洪水，伊尹憂民，管仲束縛，孔子周流，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。是以負鼎俎、囚拘、匍匐以救之。故追亡者趨，拯溺者濡。今民陷溝壑，雖欲無濡，豈得已哉？」

御史默不對。

憂邊第十二

大夫曰：「文學言：『天下不平，庶國不寧，明王之憂也。』故王者之於天下，猶一室之中也，有一人不得其所，則謂之不樂。故民流溺而弗救，非惠君也。國家有難而不憂，非忠臣也。夫守節死難者，人臣之職也；衣食饑寒者，慈父之道也。今子弟遠勞於外，人主為之夙夜不寧，群臣盡力畢議，冊滋國用。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，以贍邊，給戰士，拯民於難也。為人父兄者，豈可以已乎！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，猶未足，今又欲罷諸用，減奉邊之費，未可為慈父賢兄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周之季末，天子微弱，諸侯力政，故國君不安，謀臣奔馳。何者？敵國眾而社稷危也。今九州同域，天下一統，陛下優遊巖廊，覽群臣極言至論，內詠雅、頌，外鳴和鑾，純德粲然，並於唐、虞，功烈流於子孫。夫蠻、貊之人，不食之地，何足以煩慮，而有戰國之憂哉？若陛下不棄，加之以德，施之以惠，北夷必內向，款塞自至，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，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。」

大夫曰：「聖主思中國之未寧，北邊之未安，使故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。拯恤貧賤，周贍不足。群臣所宣明王之德，安宇內者，未得其紀，故問諸生。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，乃欲以閭里之治，而況國家之大事，亦不幾矣！發於畎畝，出於窮巷，不知冰水之寒，若醉而新寤，殊不足與言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夫欲安民富國之道，在於反本，本立而道生。順天之理，因地之利，即不勞而功成。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，無本以統之，雖竭精神，盡思慮，無益於治。欲安之適足以危之，欲救之適足以敗之。夫治亂之端，在於本末而已，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。孔子曰：『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，道不同者，不相與謀。』今公卿意有所倚，故文學之言，不可用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，為人子者致孝以承業。君有非，則臣覆蓋之。父有非，則子匿逃之。故君薨，臣不變君之政，父沒，則子不改父之道也。春秋譏毀泉臺，為其隳先祖之所為，而揚君父之惡也。今鹽、鐵、均輸，所從來久矣，而欲罷之，得無害先帝之

功，而妨聖主之德乎？有司倚於忠孝之路，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明者因時而變，知者隨世而制。孔子曰：『麻冕，禮也，今也純，儉，吾從眾。』故聖人上賢不離古，順俗而不偏宜。魯定公序昭穆，順祖禰，昭公廢卿士，以省事節用，不可謂變祖之所為，而改父之道也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，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，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。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園池第十三

大夫曰：「諸侯以國為家，其憂在內。天子以八極為境，其慮在外。故宇小者用菲，功巨者用大。是以縣官開園池，總山海，致利以助貢賦，修溝渠，立諸農，廣田牧，盛苑囿。太僕、水衡、少府、大農，歲課諸入田牧之利，池籟之假，及北邊置任田官，以贍諸用，而猶未足。今欲罷之，絕其源，杜其流，上下俱殫，困乏之應也，雖好省事節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制地足以養民，民足以承其上。千乘之國，百里之地，公侯伯子男，各充其求贍其欲。秦兼萬國之地，有四海之富，而意不贍，非宇小而用菲，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。語曰：『廚有腐肉，國有饑民，廄有肥馬，路有餒人。』今狗馬之養，蟲獸之食，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！無用之官，不急之作，服淫侈之變，無功而衣食縣官者眾，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。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，設機利，造田畜，與百姓爭薦草，與商賈爭市利，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。夫男耕女績，天下之大業也。故古者分地而處之，制田畝而事之。是以業無不食之地，國無乏作之民。今縣官之多張苑囿、公田、池澤，公家有鄣假之名，而利歸權家。三輔迫近於山、河，地狹人眾，四方並湊，粟米薪菜，不

能相贍。公田轉假，桑榆菜果不殖，地力不盡。愚以為非。先帝之開苑囿、池，可賦歸之於民，縣官租稅而已。假稅殊名，其實一也。夫如是，匹夫之力，盡於南畝，匹婦之力，盡於麻枲。田野辟，麻枲治，則上下俱衍，何困乏之有矣？」

大夫默然，視其丞相、御史。

輕重第十四

御史進曰：「昔太公封於營丘，辟草萊而居焉。地薄人少，於是通利末之道，極女工之巧。是以鄰國交於齊，財畜貨殖，世為強國。管仲相桓公，襲先君之業，行輕重之變，南服強楚而霸諸侯。今大夫君修太公、桓、管之術，總一鹽、鐵，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。是以縣官用饒足，民不困乏，本末並利，上下俱足，此籌計之所致，非獨耕桑農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禮義者，國之基也，而權利者，政之殘也。孔子曰：『能以禮讓為國乎？何有。』伊尹、太公以百里興其君，管仲專於桓公，以千乘之齊，而不能至於王，其所務非也。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。當此之時，諸侯莫能以德，而爭於功利，故以權相傾。今天下合為一家，利末惡欲行？淫巧惡欲施？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，構諸侯，參以酒榷，咸陽、孔僅增以鹽、鐵，江充、楊可之等，各以鋒銳，言利末之事析秋毫，可為無間矣。」

非特管仲設九府，僥山海也。然而國家衰耗，城郭空虛。故非特崇仁義無以化民，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。」

御史曰：「水有獮獺而池魚勞，國有強禦而齊民消。故茂林之下無豐草，大塊之間無美苗。夫理國之道，除穢鋤豪，然後百姓均平，各安其宇。張廷尉論定律令，明法以繩天下，誅奸猾，絕并兼之徒，而強不凌弱，眾不暴寡。大夫君運籌策，建國用，籠天下鹽、鐵諸利，以排富商大賈，買官贖罪，損有餘，補不足，以齊黎民。是以兵革東西征伐，賦歛不增而用足。夫損益之事，賢者所睹，非眾人之所知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，陽氣盛，則損之而調陰，寒氣盛，則損之而調陽，是以氣脈調和，而邪氣無所留矣。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腠，血氣之分，妄刺而無益於疾，傷肌膚而已矣。今欲損有餘，補不足，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矣。嚴法任刑，欲以禁暴止奸，而奸猶不止，意者非扁鵲之用針石，故眾人未得其職也。」

御史曰：「周之建國也，蓋千八百諸侯。其後，強吞弱，大兼小，并為六國。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，內拒敵國，外攘四夷。由此觀之：兵甲不休，戰伐不乏，軍旅外奉，倉庫內實。今以天下之富，海內之財，百郡之貢，非特齊、楚之畜，趙、魏之庫也。計委量入，雖急用之，宜無乏絕之時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，則後稷之烈，軍四出而用不繼，非天之財少也？用針石，調陰陽，均有無，補不足，亦非也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，灸刺稽滯，開利百脈，是以萬物流通，而縣官富實。當此之時，四方征暴亂，車甲之費，克獲之

賞，以億萬計，皆贍大司農。此者扁鵲之力，而鹽、鐵之福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邊郡山居谷處，陰陽不和，寒凍裂地，沖風飄鹵，沙石凝積，地勢無所宜。中國，天地之中，陰陽之際也，日月經其南，斗極出其北，含眾和之氣，產育庶物。今去而侵邊，多斥不毛寒苦之地，是猶棄江臯河濱，而田於嶺阪菹澤也。轉倉廩之委，飛府庫之財，以給邊民。中國困於繇賦，邊民苦於戍禦。力耕不便種糴，無桑麻之利，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，皮裘蒙毛，曾不足蓋形，夏不失復，冬不離窟，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。中外空虛，扁鵲何力？而鹽、鐵何福也？」

未通第十五

御史曰：「內郡人眾，水泉薦草，不能相贍，地勢溫濕，不宜牛馬；民跣耒而耕，負擔而行，勞罷而寡功。是以百姓貧苦，而衣食不足，老弱負輅於路，而列卿大夫，或乘牛車。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，卻羌、胡以為苑囿，是以珍怪異物，充於後宮，騶駼馱馱，實於外廄，匹夫莫不乘堅良，而民間厭橘柚。由此觀之：邊郡之利亦饒矣！而曰『何福之有？』未通於計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禹平水土，定九州，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，足以充宮室，供人主之欲，膏壤萬里，山川之利，足以富百姓，不待蠻、貊之地，遠方之物而用足。聞往

者未伐胡、越之時，繇賦省而民富足，溫衣飽食，藏新食陳，布帛充用，牛馬成群。農夫以馬耕載，而民莫不騎乘；當此之時，卻走馬以糞。其後，師旅數發，戎馬不足，牝牝入陣，故駒犢生於戰地。六畜不育於家，五穀不殖於野，民不足於糟糠，何橘柚之所厭？傳曰：

『大軍之後，累世不復。』方今郡國，田野有隴而不墾，城郭有宇而不實，邊郡何饒之有乎？」

御史曰：「古者，制田百步為畝，民井田而耕，什而籍一。義先公而後己，民臣之職也。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，衣食不足，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，率三十而稅一。墮民不務田作，饑寒及己，固其理也。其不耕而欲播，不種而欲獲，鹽、鐵又何過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什一而籍，民之力也。豐耗美惡，與民共之。民勤，己不獨衍；民衍，己不獨勤。故曰：『什一者，天下之中正也。』田雖三十，而以頃畝出稅，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，凶年饑饉而必求足。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，率一人之作，中分其功。農夫悉其所得，或假貸而益之。是以百姓疾耕力作，而饑寒遂及己也。築城者先厚其基而後求其高，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。論語曰：『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乎？』」

御史曰：「古者，諸侯爭強，戰國並起，甲兵不休，民曠於田疇，什一而籍，不違其職。今賴陛下神靈，甲兵不動久矣，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，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，空倉廩而賑貧乏，侵益日甚，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。為斯君者亦病矣，反以身勞民；民猶背恩棄義而遠

流亡，避匿上公之事。民相仿效田地日蕪，租賦不入，抵扞縣官。君雖欲足，誰與之足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樹木數徙則萎，蟲獸徙居則壞。故『代馬依北風，飛鳥翔故巢』，莫不哀其生。由此觀之，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。往者，軍陣數起，用度不足，以訾征賦，常取給見民，田家又被其勞，故不齊出於南畝也。大抵逋流，皆在大家，吏正畏憚，不敢篤責，刻急細民，細民不堪，流亡遠去；中家為之絕出，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；錄民數創於惡吏，故相仿效，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。傳曰：「政寬者民死之，政急者父子離。」是以田地日荒，城郭空虛。夫牧民之道，除其所疾，適其所安，安而不擾，使而不勞，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。若此，則君無賑於民，民無利於上，上下相讓而頌聲作。故取而民不厭，役而民不苦。靈臺之詩，非或使之，民自為之。若斯，則君何不足之有乎？」

御史曰：「古者，十五入大學，與小役；二十冠而成人，與戎；五十以上，血脈溢剛，曰艾壯。詩曰：『方叔元老，克壯其猷。』故商師若烏，周師若荼。今陛下哀憐百姓，寬力役之政，二十三始傅，五十六而免，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。丁者治其田里，老者修其唐園，儉力趣時，無饑寒之患。不治其家而訟縣官，亦悖矣。」

文學曰：「十九年已下為殤，未成人也；二十而冠；三十而娶，可以從戎事；五十已上曰艾老，杖於家，不從力役，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；鄉飲酒之禮，耆老異饌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。故老者非肉不飽，非帛不

暖，非杖不行。今五十已上至六十，與子孫服挽輸，並給繇役，非養老之意也。古有大喪者，君三年不呼其門，通其孝道，遂其哀戚之心也。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，其惟親之喪乎！今或僵屍，棄衰經而從戎事，非所以子百姓，順孝悌之心也。周公抱成王聽天下，恩塞海內，澤被四表，矧惟人面，含仁保德，靡不得其所。詩云：『夙夜基命宥密。』陛下富於春秋，委任大臣，公卿輔政，政教未均，故庶人議也。」

御史默不答也。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地廣第十六

大夫曰：「王者包含并覆，普愛無私，不為近重施，不為遠遺恩。今俱是民也，俱是臣也，安危勞佚不齊，獨不當調邪？不念彼而獨計此，斯亦好議矣？緣邊之民，處寒苦之地，距強胡之難，烽燧一動，有沒身之累。故邊民百戰，而中國恬臥者，以邊郡為蔽扞也。詩云：

『莫非王事，而我獨勞。』刺不均也。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，興師推卻胡、越，遠寇安災，散中國肥饒之余，以調邊境，邊境強，則中國安，中國安則晏然無事。何求而不默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，縣內方不過千里，諸侯列國，不及不食之地，禹貢至於五千里；民各供其君，諸侯各保其國，是以百姓均調，而繇役不勞也。今推胡、越數千里，道路回避，士卒勞罷。故邊民有刎頸之禍，而中國有死亡之患，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。夫治國之道，由中及外，自近者始。近者親附，然後來遠；百姓內足，然後恤外。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，明主不許，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。故下詔曰：

『當今之務，在於禁苛暴，止擅賦，力本農。』公卿宜承意，請減除不任，以佐百姓之急。今中國弊落不憂，

務在邊境。意者地廣而不耕，多種而不耨，費力而無功，詩云：『無田甫田，維莠騫騫。』其斯之謂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湯、武之伐，非好用兵也；周宣王辟國千里，非貪侵也；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。故無功之師，君子不行；無用之地，聖王不貪。先帝舉湯、武之師，定三垂之難，一面而制敵，匈奴遁逃，因河、山以為防，故去砂石鹹鹵不食之地，故割鬥辟之縣，棄造陽之地以與胡，省曲塞，據河險，守要害，以寬徭役，保士民。由此觀之：聖主用心，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。」

文學曰：「秦之用兵，可謂極矣，蒙恬斥境，可謂遠矣。今踰蒙恬之塞，立郡縣寇虜之地，地彌遠而民滋勞。朔方以西，長安以北，新郡之功，外城之費，不可勝計。非徒是也，司馬、唐蒙鑿西南夷之塗，巴、蜀弊於邛、笮；橫海征南夷，樓船戍東越，荊、楚罷於甌、駱；左將伐朝鮮，開臨屯，燕、齊困於穢貉，張騫通殊遠，納無用，府庫之藏，流於外國；非特鬥辟之費，造陽之役也。由此觀之：非人主用心，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挾管仲之智者，非為廝役之使也。懷陶朱之慮者，不居貧困之處。文學能言而不能行，居下而訕上，處貧而非富，大言而不從，高厲而行卑，誹譽訾議，以要名采善於當世。夫祿不過秉握者，不足以言治，家不滿檐石者，不足以計事。儒皆貧羸，衣冠不完，安知國家之政，縣官之事乎？何鬥辟造陽也！」

文學曰：「夫賤不害智，貧不妨行。顏淵屢空，不為不賢。孔子不容，不為不聖。必將以貌舉人，以才進士，則太公終身鼓刀，寧戚不離飯牛矣。古之君子，守道以立名，修身以俟時，不為窮變節，不為賤易誌，惟仁之處，惟義之行。臨財苟得，見利反義，不義而富，無名而貴，仁者不為也。故曾參、閔子，不以其仁易晉、楚之富。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，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，而不能與之爭名。孔子曰：『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於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』故惟仁者能處約、樂，小人富斯暴，貧斯濫矣。楊子曰：『為仁不富，為富不仁。』苟先利而後義，取奪不厭。公卿積億萬，大夫積千金，士積百金，利己并財以聚；百姓寒苦，流離於路，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？」

貧富第十七

大夫曰：「余結髮束修年十三，幸得宿衛，給事輦轂之下，以至卿大夫之位，獲祿受賜，六十有餘年矣。車馬衣服之用，妻子仆養之費，量入為出，儉節以居之，奉祿賞賜，一二籌策之，積浸以致富成業。故分土若一，賢者能守之；分財若一，智者能籌之。夫白圭之廢著，子貢之三至千金，豈必賴之民哉？運之六寸，轉之息耗，取之貴賤之間耳！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事業不二，利祿不兼，然諸業不相遠，而貧富不相懸也。夫乘爵祿以謙讓者，名不可勝舉也；因權勢以求利者，入不可勝數也。食湖池，管山海，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，商賈不能與之爭利。子貢以布衣致之，而孔子非之，況以勢位求之者乎？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，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山嶽有饒，然後百姓贍焉。河、海有潤，然後民取足焉。夫尋常之汙，不能溉陂澤，丘阜之木，不能成宮室。小不能苞大，少不能贍多。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。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。故善為人者，能自為者也，善治人者，能自治者也。文學不能治內，安能理外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行遠道者假於車，濟江、海者因於舟。故賢士之立功成名，因於資而假物者也。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，以構宮室臺榭，而不能自為專屋狹廬，材不足也。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，以為金爐大鐘，而不能自為壺鼎盤杆，無其用也。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，以和百姓，潤眾庶，而不能自饒其家，勢不便也。故舜耕歷山，恩不及州里，太公屠牛於朝歌，利不及妻子，及其見用，恩流八荒，德溢四海。故舜假之堯，太公因之周，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，不能枉道而假財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道懸於天，物布於地，智者以衍，愚者以困。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、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。富者交焉，貧者贍焉。故上自人君，下及布衣之士，莫不戴其德，稱其仁。原憲、孔急，當世被饑寒之患，顏回

屢空於窮巷，當此之時，迫於窟穴，拘於緼袍，雖欲假財信奸佞，亦不能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孔子云：『富而可求，雖執鞭之事，吾亦為之；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』君子求義，非苟富也。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。君子遭時則富且貴，不遇，退而樂道。不以利累己，故不違義而妄取。隱居修節，不欲妨行，故不毀名而趨勢。雖付之以韓、魏之家，非其志，則不居也。富貴不能榮，謗毀不能傷也。故原憲之緼袍，賢於季孫之狐貉，趙宣孟之魚飧，甘於智伯之芻豢，子思之銀佩，美於虞公之垂棘。魏文侯軾段幹木之間，非以其有勢也；晉文公見韓慶，下車而趨，非以其多財，以其富於仁，充於德也。故貴何必財，亦仁義而已矣！」

毀學第十八

大夫曰：「夫懷枉而言正，自托於無欲而實不從，此非士之情也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，既而李斯入秦，遂取三公，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，切侔伊、望，名巨泰山；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，如潦歲之蛙，口非不眾也，卒死於溝壑而已。今內無以養，外無以稱，貧賤而好義，雖言仁義，亦不足貴者也！」

文學曰：「方李斯之相秦也，始皇任之，人臣無貳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，睹其罹不測之禍也。包丘子飯麻蓬

藜，修道白屋之下，樂其志，安之於廣廈芻豢，無赫赫之勢，亦無戚戚之憂。夫晉獻垂棘，非不美也，宮之奇見之而嘆，知荀息之圖之也。智伯富有三晉，非不盛也，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。季孫之狐貉，非不麗也，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。故晉獻以寶馬釣虞、虢，襄子以城壞誘智伯。故智伯身禽於趙，而虞、虢卒并於晉，以其務得不顧其後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。孔子曰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今之在位者，見利不虞害，貪得不顧恥，以利易身，以財易死。無仁義之德，而有富貴之祿，若蹈坎阱，食於懸門之下，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。南方有鳥名鶇鶇，非竹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，飛過泰山，泰山之鴟，俛啄腐鼠，仰見鶇雛而嚇。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，得無若泰山鴟嚇鶇雛乎？」

大夫曰：「學者所防固辭，禮者所以文鄙行也。故學以輔德，禮以文質。言思可道，行思可樂。惡言不出於口，邪行不及於己。動作應禮，從容中道。故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。是以終日言，無口過；終身行，無冤尤。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，疏爵分祿以褒賢，而曰『懸門腐鼠』，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聖主設官以授任，能者處之；分祿以任賢，能者受之。義貴無高，義取無多。故舜受堯之天下，太公不避周之三公；苟非其人，簞食豆羹猶為賴民也。故德薄而位高，力少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。夫泰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，非有害於人也。今之有司，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，不知機之是發，又以嚇人，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鴟乎？」

大夫曰：「司馬子言：『天下穰穰，皆為利往。』趙女不擇醜好，鄭姬不擇遠近，商人不媿恥辱，戎士不愛死力，士不在親，事君不避其難，皆為利祿也。儒、墨內貪外矜，往來遊說，棲棲然亦未為得也。故尊榮者士之願也，富貴者士之期也。方李斯在荀卿之門，鬪茸與之齊軫，及其奮翼高舉，龍升驥驚，過九軼二，翱翔萬仞，鴻鵠華騮且同侶，況跛牂燕雀之屬乎！席天下之權，禦宇內之眾，後車百乘，食祿萬鐘。而拘儒布褐不完，糟糠不飽，非甘菽藿而卑廣廈，亦不能得已。雖欲嚇人，其何已乎！」

文學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。賢士徇名，貪夫死利。李斯貪其所欲，致其所惡。孫叔敖早見於未萌，三去相而不悔，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，慮患遠而避害謹也。夫郊祭之牛，養食年，衣之文繡，以入廟堂，太宰執其鸞刀，以啟其毛；方此之時，願任重而上峻阪，不可得也。商鞅困於彭池，吳起之伏王屍，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，不可得也。李斯相秦，席天下之勢，誌小萬乘；及其囚於囹圄，車裂於雲陽之市，亦願負薪入東門，行上蔡曲街徑，不可得也。蘇秦、吳起以權勢自殺，商鞅、李斯以尊重自滅，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，從車百乘，曾不足以載其禍也！」

褒賢第十九

大夫曰：「伯夷以廉饑，尾生以信死。由小器而虧大體，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何功名之有？蘇秦、張儀，智足以強國，勇足以威敵，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息。萬乘之主，莫不屈體卑辭，重幣請交，此所謂天下名士也。夫智不足與謀，而權不能舉當世，民斯為下也。今舉亡而為有，虛而為盈，布衣穿履，深念徐行，若有遺亡，非立功名之士，而亦未免於世俗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蘇秦以從顯於趙，張儀以橫任於秦，方此之時，非不尊貴也，然智士隨而憂之，知夫不以道進者必不以道退，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。季、孟之權，三桓之富，不可及也，孔子為之曰『微』。為人臣，權均於君，富侔於國者，亡。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，祿滋厚而罪滋多。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，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。故香餌非不美也，龜龍聞而深藏，鸞鳳見而高逝者，知其害身也。夫為烏鵲魚鱉，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，遜頭屈體，無益於死。今有司盜秉國法，進不顧罪，卒然有急，然後車馳入趨，無益於死。所盜不足償於臧獲，妻子奔亡無處所，身在深牢，莫知恤視。方此之時，何暇得以笑乎？」

大夫曰：「文學高行，矯然若不可卷；盛節絜言，皦然若不可涅。然戍卒陳勝釋挽輅，首為叛逆，自立張楚，素非有回、由處士之行，宰相列臣之位也。奮於大澤，不過旬月，而齊、魯儒墨縉紳之徒，肆其長衣，一長衣，容衣也。一負孔氏之禮器詩、書，委質為臣。孔甲

為涉博士，卒俱死陳，為天下大笑。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周室衰，禮樂壞，不能統理，天下諸侯交爭，相滅亡，并為六國，兵革不休，民不得寧息。秦以虎狼之心，蠶食諸侯，并吞戰國以為郡縣，伐能矜功，自以為過堯、舜而羞與之同。棄仁義而尚刑罰，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。趙高治獄於內，蒙恬用兵於外，百姓愁苦，同心而患秦。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，道雖凶而儒墨或幹之者，以為無王之矣，道擁遏不得行，自孔子以至於茲，而秦復重禁之，故發憤於陳王也。孔子曰：『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！』庶幾成湯、文、武之功，為百姓除殘去賊，豈貪祿樂位哉？」

大夫曰：「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，不及柳下惠之貞，不過高瞻下視，絜言汙行，觴酒豆肉，遷延相讓，辭小取大，雞廉狼吞。趙綰、王臧之等，以儒術擢為上卿，而有奸利殘忍之心。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，竊權重，欺給宗室，受諸侯之賂，卒皆誅死。東方朔自稱辯略，消堅釋石，當世無雙；然省其私行，狂夫不忍為，況無東方朔之口，其餘無可觀者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誌善者忘惡，謹小者致大。俎豆之間足以觀禮，閨門之內足以論行。夫服古之服，誦古之道，舍此而為非者，鮮矣。故君子時然後言，義然後取，不以道得之不居也。滿而不溢，泰而不驕。故袁盎親於景帝，秣馬不過一駟；公孫弘即三公之位，家不過十乘；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，而不驕溢；主父見困厄之日久矣，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，莫知恤士也，於是取饒

衍之余以周窮士之急，非為私家之業也。當世囂囂，非患儒之雞廉，患在位者之虎飽鷓咽，於求覽無所子遺耳。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相刺第二十

大夫曰：「古者，經井田，制廛里，丈夫治其田疇，女子治其麻枲，無曠地，無遊人。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，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，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。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，曠日彌久，而無益於治，往來浮遊，不耕而食，不蠶而衣，巧偽良民，以奪農妨政，此亦當世之所患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禹戚洪水，身親其勞，澤行路宿，過門不入。當此之時，簪墮不掇，冠掛不顧，而暇耕乎？孔子曰：『詩人疾之不能默，丘疾之不能伏。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丙，然後退而修王道，作春秋，垂之萬載之後，天下折中焉，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！傳曰：『君子當時不動，而民無觀也。』故非君子莫治小人，非小人無以養君子，不當耕織為匹夫匹婦也。君子耕而不學，則亂之道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文學言治尚於唐、虞，言義高於秋天，有華言矣，未見其實也。昔魯穆公之時，公儀為相，子思、子柳為之卿，然北削於齊，以泗為境，南畏楚人，西賓秦國。孟軻居梁，兵折於齊，上將軍死，而太子虜，西敗於秦，地奪壤削，亡河內、河外。夫仲尼之門，七十

子之徒，去父母，捐室家，負荷而隨孔子，不耕而學，亂乃愈滋。故玉屑滿篋，不為有寶；詩書負笈，不為有道。要在安國家，利人民，不苟繁文眾辭而已。」

文學曰：「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，秦穆用之以至霸焉。夫不用賢則亡，而不削何可得乎？孟子適梁，惠王問利，答以仁義。趣舍不合，是以不用而去，懷寶而無語。故有粟不食，無益於饑；睹賢不用，無益於削。紂之時，內有微、箕二子，外有膠鬲、棘子，故其不能存。夫言而不用，諫而不聽，雖賢，惡得有益於治也？」

大夫曰：「橘柚生於江南，而民皆甘之於口，味同也；好音生於鄭、衛，而人皆樂之於耳，聲同也。越人子臧、戎人由余，待譯而後通，而並顯齊、秦，人之心於善惡同也。故曾子倚山而吟，山鳥下翔；師曠鼓琴，百獸率舞。未有善而不合，誠而不應者也。意未誠與？何故言而不見從，行而不合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扁鵲不能治不受針藥之疾，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。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，紂有三仁而商滅，故不患無由余、子臧之論，患無穆、威之聽耳。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，屈原放逐於楚國也。故曰：『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』此所以言而不見從，行而不得合者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歌者不期於利聲，而貴在中節；論者不期於麗辭，而務在事實。善聲而不知轉，未可為能歌也；善言而不知變，未可謂能說也。持規而非矩，執準而非

繩，通一孔，曉一理，而不知權衡，以所不睹不信人，若蟬之不知雪，堅據古文以應當世，猶辰參之錯，膠柱而調瑟，固而難合矣。孔子所以不用於世，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日月之光，而盲者不能見，雷電之聲，而聾人不能聞。夫為不知音者言，若語於瘖聾，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？夫以伊尹之智，太公之賢，而不能開辭於桀、紂，非說者非，聽者過也。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，曰：『安得良工而剖之！』屈原行吟澤畔，曰：『安得臯陶而察之！』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，任能以治國，然牽於流說，惑於道諛，是以賢聖蔽掩，而讒佞用事，以此亡國破家，而賢士饑於巖穴也。昔趙高無過人之志，而居萬人之位，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，盡失其瑟，何膠柱之調也？」

大夫曰：「所謂文學高第者，智略能明先王之術，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。故居則為人師，用則為世法。今文學言治則稱堯、舜，道行則言孔、墨，授之政則不達，懷古道而不能行，言直而行枉，道是而情非，衣冠有以殊於鄉曲，而實無以異於凡人。諸生所謂中直者，遭時蒙幸，備數適然耳，殆非明舉所謂，固未可與論治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天設三光以照記，天子立公卿以明治。故曰：公卿者，四海之表儀，神化之丹青也。上有輔明主之任，下有遂聖化之事，和陰陽，調四時，安眾庶，育群生，使百姓輯睦，無怨思之色，四夷順德，無叛逆之憂，此公卿之職，而賢者之所務也。若伊尹、周、召三

公之才，太顛、閔天九卿之人。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，今之執政，亦未能稱盛德也。」

大夫不說，作色不應也。

文學曰：「朝無忠臣者政闇，大夫無直士者位危。任座正言君之過，文侯改言行，稱為賢君。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，卒得其慶。故觸死亡以幹主之過者，忠臣也，犯顏以匡公卿之失者，直士也。鄙人不能巷言面違。方今入谷之教令，張而不施，食祿多非其人，以妨農商工，市井之利，未歸於民，民望不塞也。且夫帝王之道，多墮壞而不修，詩云：『濟濟多士。』意者誠任用其計，非苟陳虛言而已。」

殊路第二十一

大夫曰：「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，有名列於孔子之門，皆諸侯卿相之才，可南面者數人云。政事者冉有、季路，言語宰我、子貢。宰我秉事，有寵於齊，田常作難，道不行，身死庭中，簡公殺於檀臺。子路仕衛，孔悝作亂，不能救君出亡，身蒞於衛；子貢、子臯遁逃，不能死其難。食人之重祿不能更，處人尊官不能存，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？同門共業，自以為知古今之義，明君臣之禮。或死或亡，二三子殊路，何道之悖也！」

文學曰：「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，故身死。魯莊知季有之賢，授之政晚而國亂。衛君近佞遠賢，子路居蒲，孔悝為政。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。是以二君身被放殺，而禍及忠臣。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，故可以死，可以生，去止其義一也。晏嬰不死崔、慶之難，不可謂不義；微子去殷之亂，可謂不仁乎？」

大夫曰：「至美素璞，物莫能飾也。至賢保真，偽文莫能增也。故金玉不琢，美珠不畫。今仲由、冉求無檀栢之材，隋、和之璞，而強文之，譬若雕朽木而礪鋁刀，飾嫫母畫土人也。被以五色，斐然成章，及遭行潦流波，則沮矣。夫重懷古道，枕籍詩、書，危不能安，亂不能治，郵裏逐雞，雞亦無黨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非學無以治身，非禮無以輔德。和氏之璞，天下之美寶也、待礪諸之工而後明。毛嬙，天下之姣人也，待香澤脂粉而後容。周公，天下之至聖人也，待賢師學問而後通。今齊世庸士之人，不好學問，專以己之愚而荷負巨任，若無楫舳，濟江海而遭大風，漂沒於百仞之淵，東流無崖之川，安得沮而止乎？」

大夫曰：「性有剛柔，形有好惡，聖人能因而不能改。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，而不能革其心。故子路解長劍，去危冠，屈節於夫子之門，然攝齊師友，行行爾，鄙心猶存。宰予晝寢，欲損三年之喪。孔子曰：『糞土之墻，不可朽也』，『若由不得其死、然。』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，雖有賢師良友，若畫脂鏤冰，費日損功。故良師不能飾戚施，香澤不能化嫫母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西子蒙以不潔，鄙夫掩鼻；惡人盛飾，可以宗祀上帝。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，不免為窮夫，安得卿大夫之名？故砥所以致於刃，學所以盡其才也。孔子曰：『觚不觚，觚哉，觚哉！』故人事加則為宗廟器，否則斯養之爨材。幹、越之鋌不厲，匹夫賤之；工人施巧，人主服而朝也。夫醜者自以為姣，故飾；愚者自以為知，故不學。觀笑在己而不自知，不好用人，自是之過也。」

訟賢第二十二

大夫曰：「剛者折，柔者卷。故季由以強梁死，宰我以柔弱殺。使二子不學，未必不得其死。何者？矜己而伐能，小知而巨牧，欲人之從己，不能以己從人，莫視而自見，莫賈而自貴，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。未見其為宗廟器，睹其為世戮也。當此之時，東流亦安之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騏驥之挽鹽車垂頭於太行之阪，屠者持刀而睨之。太公之窮困，負販於朝歌也，蓬頭相聚而笑之。當此之時，非無遠筋駿才也，非文王、伯樂莫知之賈也。子路、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，而遇狂屠，故君子傷之，若「由不得其死然」，『天其祝予』矣。孔父累華督之難，不可謂不義。仇牧涉宋萬之禍，不可謂不賢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今之學者，無太公之能，騏驥之才，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。東海成颺，河東胡建是也。二子者以術蒙舉，起卒伍，為縣令。獨非自是，無與合同。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往，狂狷不遜，伎害不恭，刻轢公主，侵陵大臣。知其不可，而強行之，欲以幹名。所由不軌，果沒其身。未睹功業所至，而見東觀之殃，身得重罪，不得以壽終。狡而以為知，訐而以為直，不遜以為勇，其遭難，故亦宜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二公懷精白之心，行忠正之道，直己以事上，竭力以徇公，奉法推理，不避強禦，不阿所親，不貴妻子之養，不顧私家之業。然卒不能免於嫉妒之人，為眾枉所排也。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。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，肱肱不正則奸邪興起。趙奢行之平原，範雎行之穰侯，二國治而兩家全。故君過而臣正，上非而下譏，大臣正，縣令何有？不反諸己而行非於人，執政之大失也。夫屈原之沉淵，遭子椒之譖也；管子得行其道，鮑叔之力也。今不睹鮑叔之力，而見汨羅之禍，雖欲以壽終，無其能得乎？」

遵道第二十三

大夫曰：「御史！」

御史未應。

謂丞相史曰：「文學結髮學語，服膺不舍，辭若循環，轉若陶鈞。文繁如春華，無效如抱風。飾虛言以亂實，道古以害今。從之，則縣官用廢，虛言不可實而行之；不從，文學以為非也，眾口囂囂，不可勝聽。諸卿都大府日久矣，通先古，明當世，今將何從而可矣？」

丞相史進曰：「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，所由不同，俱歸於霸。而必隨古不革，襲故不改，是文質不變，而椎車尚在也。故或作之，或述之，然後法令調於民，而器械便於用也。孔對三君殊意，晏子相三君異道，非苟相反，所務之時異也。公卿既定大業之路，建不竭之本，願無顧細故之語，牽儒、墨論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師曠之調五音，不失宮商。聖王之治世，不離仁義。故有改制之名，無變道之實。上自黃帝，下及三王，莫不明德教，謹庠序，崇仁義，立教化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殷、周因循而昌，秦王變法而亡。詩云：『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』言法教也。故沒而存之，舉而貫之，貫而行之，何更為哉？」

丞相史曰：「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，道堯、舜之德無益於治。今文學不言所為治，而言以治之無功，猶不言耕田之方，美富人之困倉也。夫欲粟者務時，欲治者因世。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，為其沮功而多近也。庸人安其故，而愚者果所聞。故舟車之治，使民三年而後安之。商君之法立，然後民信之。孔子曰：『可與共學，未可與權。』文學可令扶繩循刻，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君子多聞闕疑，述而不作，聖達而謀大，叡智而事寡。是以功成而不隳，名立而不頓。小人智淺而謀大，羸弱而任重，故中道而廢，蘇秦、商鞅是也。無先王之法，非聖人之道，而因於己，故亡。易曰：『小人處盛位，雖高必崩。不盈其道，不恒其德，而能以善終身，未之有也。是以初登於天，後入於地。』禹之治水也，民知其利，莫不勸其功。商鞅之立法，民知其害，莫不畏其刑。故夏後功立而王，商鞅法行而亡。商鞅有獨智之慮，世乏獨見之證。文學不足與權當世，亦無負累蒙殃也。」

論誹第二十四

丞相史曰：「晏子有言：『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，繁於樂而舒於民，久喪以害生，厚葬以傷業，禮煩而難行，道迂而難遵，稱往古而訾當世，賤所見而貴所聞。』此人本枉，以己為式。此顏異所以誅黜，而狄山死於匈奴也。處其位而非其朝，生乎世而訕其上，終以被戮而喪其軀，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禮所以防淫，樂所以移風，禮興樂正則刑罰中。故堤防成而民無水菑，禮義立而民無亂患。故禮義壞，堤防決，所以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孔子曰：『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喪與其易也寧戚。』故禮之所為作，非以害生傷業也，威儀節文，非以亂化傷俗也。治國謹其禮，

危國謹其法。昔秦以武力吞天下，而斯、高以妖孽累其禍，廢古術，隳舊禮，專任刑法，而儒、墨既喪焉。塞士之塗，壅人之口，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，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。故聖人為政，必先誅之，偽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。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？夫公卿處其位，不正其道，而以意阿邑順風，疾小人淺淺面從，以成人之過也。故知言之死，不忍從苟合之徒，是以不免於螺繼。悲夫！」

丞相史曰：「檀柘而有鄉，萑葦而有藂，言物類之相從也。孔子曰：『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』故湯興而伊尹至，不仁者遠矣。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。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，以臨海內，招舉俊才賢良之士，唯仁是用，誅逐亂臣，不避所親，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，猶堯之舉舜、禹之族，殛鯀放驩兜也。而曰『苟合之徒』，是則主非而臣阿，是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臯陶對舜：『在知人，惟帝其難之。』洪水之災，堯獨愁悴而不能治，得舜、禹而九州寧。故雖有堯明之君，而無舜、禹之佐，則純德不流。春秋刺有君而無主。先帝之時，良臣未備，故邪臣得間。堯得舜、禹而鯀殛驩兜誅，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誅。語曰：『未見君子，不知偽臣。』詩云：『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丞相史曰：「堯任鯀、驩兜，得舜、禹而放殛之以其罪，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人君用之齊民，而顏異，濟南亭長也，先帝舉而加之高位，官至上卿。狄山起布衣，為漢議臣，處舜、禹之位，執天下之中，不能以

治，而反坐訕上；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。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，固其然也。文學又何怪焉？」

文學曰：「論者相扶以義，相喻以道，從善不求勝，服義不恥窮。若相迷以偽，相亂以辭，相矜於後息，期於苟勝，非其貴者也。夫蘇秦、張儀，熒惑諸侯，傾覆萬乘，使人失其所恃；非不辯，然亂之道也。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，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。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，又從而順之，好須臾之說，不計其後。若子之為人吏，宜受上戮，子姑默矣！」

丞相史曰：「蓋聞士之居世也，衣服足以勝身，食飲足以供親，內足以相恤，外不求於人。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，家理然後可以治官。故飯蔬糲者不可以言孝，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，緒業不修者不可以言理。居斯世，行斯身，而有此三累者，斯亦足以默矣。」

孝養第二十五

文學曰：「善養者不必芻豢也，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。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，孝之至也。故匹夫勤勞，猶足以順禮，歡菽飲水，足以致其敬。孔子曰：『今之孝者，是為能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』故上孝養誌，其次養色，其次養體。貴其禮，不貪其養，禮順心和，養雖不備，可也。易曰：『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也。』故富貴而無禮，不如貧賤之孝悌。閨門之內盡孝焉，閨

門之外盡悌焉，朋友之道盡信焉，三者，孝之至也。居家理者，非謂積財也，事親孝者，非謂鮮肴也，亦和顏色、承意盡禮義而已矣。」

丞相史曰：「八十曰耄，七十曰耄。耄，食非肉不飽，衣非帛不暖。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，輕暖以養體。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。無端綽，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。無肴膳，雖閔、曾不能以卒養。禮無虛加，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文。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，寧養有餘而禮不足。夫洗爵以盛水，升降而進糲，禮雖備，然非其貴者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，衣食非不如曾皙也，然而被不孝之名，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。君子重其禮，小人貪其養。夫嗟來而招之，投而與之，乞者由不取也。君子苟無其禮，雖美不食焉。故禮主人不親饋，則客不祭。是饋輕而禮重也。」

丞相史曰：「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，次祿養，下以力。故王公人君，上也，卿大夫，次也。夫以家人言之，有賢子當路於世者，高堂邃宇，安車大馬，衣輕暖，食甘毳。無者，褐衣皮冠，窮居陋巷，有旦無暮，食蔬糲葷茹，臠臘而後見肉。老親之腹非唐園，唯菜是盛。夫蔬糲，乞者所不取，而子以養親，雖欲以禮，非其貴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無其能而竊其位，無其功而有其祿，雖有富貴，由跖、躄之養也。高臺極望，食案方丈，而不可謂孝。老親之腹非盜囊也，何故常盛不道之物？夫取非有

非職，財入而患從之，身且死禍殃，安得腰臘而食肉？曾參、閔子無卿相之養，而有孝子之名；周襄王富有天下，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。故禮菲而養豐，非孝也。掠困而以養，非孝也。」

丞相史曰：「上孝養色，其次安親，其次全身。往者，陳余背漢，斬於泚水；五被邪逆，而夷三族。近世，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，呂步舒弄口而見戮，行身不謹，誅及無罪之親。由此觀之：虛禮無益於己也。文實配行，禮養俱施，然後可以言孝。孝在實質，不在於飾貌；全身在於謹慎，不在於馳語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言而不誠，期而不信，臨難不勇，事君不忠，不孝之大者也。孟子曰：『今之世，今之大夫，皆罪人也。皆逢其意以順其惡。』今子不忠不信，巧言以亂政，導諛以求合。若此者，不容於世。春秋曰：『士守一不移，循理不外援，共其職而已。』故卑位而言高者，罪也，言不及而言者，傲也。有詔公卿與斯議，而空戰口也？」

刺議第二十六

丞相史曰：「山陵不讓椒跬，以成其崇；君子不辭負薪之言，以廣其名。故多見者博，多聞者知，距諫者塞，專己者孤。故謀及下者無失策，舉及眾者無頓功。詩云：『詢於芻蕘。』故布衣皆得風議，何況公卿之史

乎？春秋士不載文，而書咥者，以為宰士也。孔子曰：『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諸。』仆雖不敏，亦嘗傾耳下風，攝齊句指，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。使文學言之而是，仆之言有何害？使文學言之而非，雖微丞相史，孰不非也？」

文學曰：「以正輔人謂之忠，以邪導人謂之佞。夫怫過納善者，君之忠臣，大夫之直士也。孔子曰：『大夫有爭臣三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家。』今子處宰士之列，無忠正之心，枉不能正，邪不能匡，順流以容身，從風以說上。上所言則苟聽，上所行則曲從，若影之隨形，響之於聲，終無所是非。衣儒衣，冠儒冠，而不能行其道，非其儒也。譬若土龍，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。葶歷似菜而味殊，玉石相似而異類。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，乃公卿面從之儒，非吾徒也。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，孔子曰：『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故輔桀者不為智，為桀斂者不為仁。』」

丞相史默然不對。

利議第二十七

大夫曰：「作世明主，憂勞萬民，思念北邊之未安，故使使者舉賢良、文學高第，詳延有道之士，將欲觀殊議異策，虛心傾耳以聽，庶幾云得。諸生無能出奇計，遠圖伐匈奴安邊境之策，抱枯竹，守空言，不知趨舍之

宜，時世之變，議論無所依，如膝癢而搔背，辯訟公門之下，

不可勝聽，如品即口以成事，此豈明主所欲聞哉？」

文學曰：「諸生對冊，殊路同歸，指在崇禮義，退財利，復往古之道，匡當世之失，莫不云太平；雖未盡可實用，宜若有可行者焉。執事闇於明禮，而喻於利末，沮事隋議，計慮籌策，以故至今未決。非儒無成事，公卿欲成利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色厲而內荏，亂真者也。文表而臬裏，亂實者也。文學衰衣博帶，竊周公之服；鞠躬蹶踏，竊仲尼之容；議論稱誦，竊商、賜之辭；刺譏言治，竊管、晏之才。心卑卿相，誌小萬乘。及授之政，昏亂不治。故以言舉人，若以毛相馬。此其所以多不稱舉。詔策曰：『朕嘉宇內之士，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，超遷官祿。』言者不必有德，何者？言之易而行之難。有舍其車而識其牛，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。吳鐸以其舌自破，主父偃以其舌自殺。鶡鳴夜鳴，無益於明；主父鳴鴟，無益於死。非有司欲成利，文學桎梏於舊術，牽於間言者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能言之，能行之者，湯、武也。能言，不能行者，有司也。文學竊周公之服，有司竊周公之位。文學桎梏於舊術，有司桎梏於財利。主父偃以舌自殺，有司以利自困。夫驥之才千里，非造父不能使；禹之知萬人，非舜為相不能用。故季桓子聽政，柳下惠忽然不見，孔子為司寇，然後悖熾。驥，舉之在伯樂，其功在

造父。造父攝轡，馬無驚良，皆可取道。周公之時，士無賢不肖，皆可與言治。故禦之良者善調馬，相之賢者善使士。今舉異才而使臧騶禦之，是猶扼驥鹽車而責之使疾。此賢良、文學多不稱舉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嘻！諸生鬪茸無行，多言而不用，情貌不相副。若穿踰之盜，自古而患之。是孔丘斥逐於魯君，曾不用於世也。何者？以其首攝多端，迂時而不要也。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，坑之渭中而不用。乃安得鼓口舌，申顏眉，預前論議，是非國家之事也？」

國疾第二十八

文學曰：「國有賢士而不用，非士之過，有國者之恥。孔子大聖也，諸侯莫能用，當小位於魯，三月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沛若時雨之灌萬物，莫不興起也。況乎位天下之本朝，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？今公卿處尊位，執天下之要，十有餘年，功德不施於天下，而勤勞於百姓，百姓貧陋困窮，而私家累萬金。此君子所恥，而伐檀所刺也。昔者，商鞅相秦，後禮讓，先貪鄙，尚首功，務進取，無德厚於民，而嚴刑罰於國，俗日壞而民滋怨，故惠王烹菹其身，以謝天下。當此之時，亦不能論事矣。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，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。」

大夫視文學，悒悒而不言也。

丞相史曰：「夫辯國家之政事，論執政之得失，何不徐徐道理相喻，何至切切如此乎！大夫難罷鹽、鐵者，非有私也，憂國家之用，邊境之費也。諸生閭閻爭鹽、鐵，亦非為己也，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。二者各有所宗，時世異務，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。且夫小雅非人，必有以易之。諸生若有能安集國中，懷來遠方，使邊境無寇虜之災，租稅盡為諸生除之，何況鹽、鐵、均輸乎！所以貴術儒者，貴其處謙推讓，以道盡人。今辯訟愕愕然，無赤、賜之辭，而見鄙倍之色，非所聞也。大夫言過，而諸生亦如之，諸生不直謝大夫耳。」

賢良、文學皆離席曰：『鄙人固陋，希涉大庭，狂言多不稱，以逆執事。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，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。故愕愕者福也，譏譏者賊也。林中多疾風，富貴多諛言。萬里之朝，日聞唯唯，而後聞諸生之愕愕，此乃公卿之良藥針石。』

大夫色少寬，面文學而蘇賢良曰：「窮巷多曲辯，而寡見者難喻。文學守死溟滓之語，而終不移。夫往古之事，昔有之語，己可睹矣。今以近世觀之，自以目有所見，耳有所聞，世殊而事異。文、景之際，建元之始，民樸而歸本，吏廉而自重，殷殷屯屯，人衍而家富。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，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！吏即少廉，民即寡恥，刑非誅惡，而奸猶不止。世人有言：『鄙儒不如都士。』文學皆出山東，希涉大論。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，願分明政治得失之事，故所以然者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夫山東天下之腹心，賢士之戰場也。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、楚之間，山東子弟蕭、曹、樊、酈、滕、灌之屬為輔，雖即異世，亦既閔天、太顛而已。禹出西羌，文王生北夷，然聖德高世，有萬人之才，負疊群之任，出入都市，一旦不知返，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。仆雖不生長京師，才駑下愚，不足與大議，竊以所聞閭里長老之言，往者，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，器質樸牢而致用，衣足以蔽體，器足以便事，馬足以易步，車足以自載，酒足以合歡而不湛，樂足以理心而不淫，入無宴樂之聞，出無佚遊之觀，行即負羸，止則鋤耘，用約而財饒，本修而民富，送死哀而不華，養生適而不奢，大臣正而無欲，執政寬而不苛；故黎民寧其性，百吏保其官。建元之始，崇文修德，天下乂安。其後，邪臣各以伎藝，虧亂至治，外障山海，內興諸利。楊可告緡，江充禁服，張大夫革令，杜周治獄，罰贖科適，微細並行，不可勝載。夏蘭之屬妄搏，王溫舒之徒妄殺，殘吏萌起，擾亂良民。當此之時，百姓不保其首領，豪富莫必其族姓。聖主覺焉，乃刑戮充等，誅滅殘賊，以殺死罪之怨，塞天下之責，然居民肆然復安。然其禍累世不復，瘡痍至今未息。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，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。大臣擅權而擊斷，豪猾多黨而侵陵，富貴奢侈，貧賤篡殺，女工難成而易弊，車器難就而易敗，車不累，器不終歲，一車千石，一衣十鐘。常民文杯畫案，機席緝，婢妾衣紈履絲，匹庶牌飯肉食，裏有俗，黨有場，康莊馳逐，窮巷蹋鞠，秉耒抱缶，躬耕身織者寡，聚要斂容、傅白黛青者眾。無而為有，貧而強誇，文表無裏，紈臬裝，生不養，死厚送，葬死殫家，遣女滿車，富者欲過，貧者欲及，富者空減，貧者稱貸。是以民年急而歲促，貧即寡恥，乏即少廉，此所以

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也。故國有嚴急之征，即生散不足之疾矣。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散不足第二十九

大夫曰：「吾以賢良為少愈，乃反其幽明，若胡車相隨而鳴。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？音聲入耳，秋至而聲無。者生無易由言，不顧其患，患至而後默，晚矣。」

賢良曰：「孔子讀史記，喟然而嘆，傷正德之廢，君臣之危也。夫賢人君子，以天下為任者也。任大者思遠，思遠者忘近。誠心閔悼，惻隱加爾，故忠心獨而無累。此詩人所以傷而作，比、子胥遺身忘禍也。其惡勞人若斯之急，安能默乎？《詩》云：『憂心如惓，不敢戲談。』孔子棲棲，疾固也。墨子遑遑，閔世也。」

大夫默然。

丞相曰：「願聞散不足。」

賢良曰：「宮室輿馬，衣服器械，喪祭食飲，聲色玩好，人情之所不能已也。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。間者，士大夫務於權利，怠於禮義；故百姓仿效，頗踰制度。今故陳之，曰：

「古者，穀物菜果，不時不食，鳥獸魚鱉，不中殺不食。故僥罔不入於澤，雜毛不取。今富者逐驅殲罔置，掩捕麇鷄，耽湏沈酒鋪百川。鮮羔豕，幾胎肩，皮黃口。春鵝秋鷄，冬葵溫韭，浚苳蓼蘇，豐蒿耳菜，毛果蟲貉。

「古者，采椽茅茨，陶桴復穴，足禦寒暑、蔽風雨而已。及其後世，采椽不斲，茅茨不翦，無斲削之事，磨礱之功。大夫達椽楹，士穎首，庶人斧成木構而已。今富者井幹增梁，雕文檻楯，堊壁飾。

「古者，衣服不中制，器械不中用，不粥於市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，刻畫玩好無用之器。玄黃雜青，五色繡衣，戲弄蒲人雜婦，百獸馬戲鬥虎，唐錡追人，奇蟲胡妲。

「古者，諸侯不秣馬，天子有命，以車就牧。庶人之乘馬者，足以代其勞而已。故行則服椳，止則就犁。今富者連車列騎，驂貳輜輶。中者微輿短轂，繁髦掌蹄。夫一馬伏櫪，當中家六口之食，亡丁男一人之事。

「古者，庶人耄老而後衣絲，其餘則麻枲而已，故命曰布衣。及其後，則絲裏枲表，直領無袂，袍合不緣。夫羅紈文繡者，人君后妃之服也。繭紵縑練者，婚姻之嘉飾也。是以文繒薄織，不粥於市。今富者縟繡羅紈，中者素綈冰錦。常民而被后妃之服，褻人而居婚姻之飾。夫紈素之賈倍縑，縑之用倍紈也。

「古者，椎車無柔，棧輿無植。及其後，木幹不衣，長轂數幅，蒲薦苙蓋，蓋無漆絲之飾。大夫士則單複木具，盤韋柔革。常民漆輿大幹蜀輪。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，結綏韜杠。中者錯鑣塗采，珥靳飛軫。

「古者，鹿裘皮冒，蹄足不去。及其後，大夫士狐貉縫腋，羔麕豹祛。庶人則毛絢衲彤，羝襍皮褳。今富者罽貂，狐白鳧翁。中者罽衣金縷，燕貉代黃。

「古者，庶人賤騎繩控，革鞮皮薦而已。及其後，革鞍牦成，鐵鑣不飾。今富者耳銀鑷鞵，黃金瑯勒，罽繡奔汗，華鞞明鮮。中者漆韋紹系，采畫暴幹。

「古者，汙尊抔飲，蓋無爵觴樽俎。及其後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。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。今富者銀口黃耳，金罍玉鐘。中者野王纒器，金錯蜀杯。夫一文杯得銅杯十，賈賤而用不殊。箕子之譏，始在天子，今在匹夫。

「古者，燔黍食稗，而捭豚以相饗。其後，鄉人飲酒，老者重豆，少者立食，一醬一肉，旅飲而已。及其後，賓婚相召，則豆羹白飯，綦膾熟肉。今民間酒食，殺旅重疊，燔炙滿案，臠鱉膾鯉，麕卵鶉鷄橙枸，鮐鱧醢醢，眾物雜味。

「古者，庶人春夏耕耘，秋冬收藏，昏晨力作，夜以繼日。詩云：『晝爾於茅，宵爾索綯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』非媵臘不休息，非祭祀無酒肉。今賓昏酒食，接連相因，析醒什半，棄事相隨，慮無乏日。

「古者，庶人糲食藜藿，非鄉飲酒膾臘祭祀無酒肉。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，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。今閭巷縣佰。阡伯屠沽，無故烹殺，相聚野外。負粟而往，挈肉而歸。夫一豕之肉，得中年之收，十五斗粟，當丁男半月之食。

「古者，庶人魚菽之祭，春秋修其祖祠。士一廟，大夫三，以時有事於五祀，蓋無出門之祭。今富者祈名嶽，望山川，椎牛擊鼓，戲倡舞像。中者南居當路，水上雲臺，屠羊殺狗，鼓瑟吹笙。貧者雞豕五芳，衛保散臘，傾蓋社場。

「古者，德行求福，故祭祀而寬。仁義求吉，故卜筮而希。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，怠於禮而篤於祭，嫚親而貴勢，至妄而信日，聽訑言而幸得，出實物而享虛福。

「古者，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；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。故君子不素餐，小人不空食。今世俗飾偽行詐，為民巫祝，以取厘謝，堅健舌，或以成業致富，故憚事之人，釋本相學。是以街巷有巫，閭里有祝。

「古者，無杠櫨之寢，床移之案。及其後世，庶人即采木之杠，牒樺之櫨。士不斤成，大夫葦莞而已。今富者黼繡帷幄，塗屏錯跗。中者錦綈高張，采畫丹漆。

「古者，皮毛草蓐，無茵席之加，旃翦之美。及其後，大夫士復薦草緣，蒲平單莞。庶人即草蓐索經，單藺蘧蔭而已。今富者繡茵翟柔，蒲子露床。中者灘皮代旃，鬪坐平莞。

「古者不粥飪，不市食。及其後，則有屠沽，沽酒市脯魚鹽而已。今熟食遍列，殺施成市，作業墮怠，食必趣時，楊豚韭卵，狗膠馬脰，煎魚切肝，羊淹雞寒，捫馬酪酒，蹇捕胃脯，脷羔豆賜，鷓臙鴈羹，臭鮑甘瓠，熟梁貊炙。

「古者，土鼓塊枹，擊木拊石，以盡其歡。及其後，卿大夫有管磬，士有琴瑟。往者，民間酒會，各以黨俗，彈箏鼓缶而已。無要妙之音，變羽之轉。今富者鐘鼓五樂，歌兒數曹。中者鳴竽調瑟，鄭舞趙謳。

「古者，瓦棺容屍，木板聖周，足以收形骸，藏發齒而已。及其後，桐棺不衣，采槨不斲。今富者繡牆題湊。中者梓棺榧槨，貧者畫荒衣袍，繒囊緹橐。

「古者，明器有形無實，示民不可用也。及其後，則有醢醢之藏，桐馬偶人彌祭，其物不備。今厚資多藏，器用如生人。郡國繇吏，素桑椹偶車櫓輪，匹夫無貌領，桐人衣紈綈。

「古者，不封不樹，反虞祭於寢，無壇宇之居，廟堂之位。及其後，則封之，庶人之墳半仞，其高可隱。今富者積土成山，列樹成林，臺榭連閣，集觀增樓。中者祠堂屏合，垣闕眾憲。

「古者，鄰有喪，春不相杵，巷不歌謠。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，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，幸與小坐而責辯，歌舞俳優，連笑伎戲。

「古者，男女之際尚矣，嫁娶之服，未之以記。及虞、夏之後，蓋表布內絲，骨笄象珥，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。今富者皮衣朱貉，繁露環佩。中者長裾交袂，璧瑞簪珥。

「古者，事生盡愛，送死盡哀。故聖人為制節，非虛加之。今生不能致其愛敬，死以奢侈相高；雖無哀戚之心，而厚葬重幣者，則稱以為孝，顯名立於世，光榮著於俗。故黎民相慕效，至於發屋賣業。

「古者，夫婦之好，一男一女，而成家室之道。及後，士一妾，大夫二，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。今諸侯百數，卿大夫十數，中者侍御，富者盈室。是以女或曠怨失時，男或放死無匹。

「古者，凶年不備，豐年補敗，仍舊貫而不改作。今工異變而吏殊心，壞敗成功，以匿厥意。意極乎功業，務存乎面目。積功以市譽，不恤民之急。田野不辟，而飾亭落，邑居丘墟，而高其郭。

「古者，不以人力徇於禽獸，不奪民財以養狗馬，是以財衍而力有餘。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，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。百姓或短褐不完，而犬馬衣文繡，黎民或糟糠不接，而禽獸食梁肉。

「古者，人君敬事愛下，使民以時，天子以天下為家，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，古今之通義也。今縣官多畜奴婢，坐稟衣食，私作產業，為奸利，力作不盡，縣官失

實。百姓或無斗筲之儲，官奴累百金；黎民昏晨不釋事，奴婢垂拱遨遊也。

「古者，親近而疏遠，貴所同而賤非類。不賞無功，不養無用。今蠻、貊無功，縣官居肆，廣屋大第，坐稟衣食。百姓或旦暮不贍，蠻、夷或厭酒肉。黎民泮汗力作，蠻、夷交脛肆踞。

「古者，庶人麤菲草芟，縮絲尚韋而已。及其後，則綦下不借，挽鞮革舄。今富者革中名工，輕靡使容，紈裏紉下，越端縱緣。中者鄧裏閑作蒯苴。蠢豎婢妾，韋沓絲履。走者茸芟絢綰。

「古聖人勞躬養神，節欲適情，尊天敬地，履德行仁。是以上天歆焉，永其世而豐其年。故堯秀眉高彩，享國百載。及秦始皇覽怪迂，信襍祥，使盧生求羨門高，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。當此之時，燕、齊之士，釋鋤耒，爭言神仙。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，言仙人食金飲珠，然後壽與天地相保。於是數巡狩五嶽、濱海之館，以求神仙蓬萊之屬。數幸之郡縣，富人以貲佐，貧者築道旁。其後，小者亡逃，大者藏匿；吏捕索掣頓，不以道理。名宮之旁，廬舍丘落，無生苗立樹；百姓離心，怨思者十有半。書曰：『享多儀，儀不及物曰不享。』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，非正道不禦於前。是以先帝誅文成、五利等，宣帝建學官，親近忠良，欲以絕怪惡之端，而昭至德之塗也。

「宮室奢侈，林木之蠹也。器械雕琢，財用之蠹也。衣服靡麗，布帛之蠹也。狗馬食人之食，五穀之蠹也。口

腹從恣，魚肉之蠹也。用費不節，府庫之蠹也。漏積不禁，田野之蠹也。喪祭無度，傷生之蠹也。墮成變故傷功，工商上通傷農。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，一屏風就萬人之功，其為害亦多矣！目修於五色，耳營於五音，體極輕薄，口極甘脆，功積於無用，財盡於不急，口腹不可為多。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，人病聚不足則身危。」

丞相曰：「治聚不足奈何？」

救匱第三十

賢良曰：「蓋橈枉者以直，救文者以質。昔者，晏子相齊，一狐裘三十載。故民奢，示之以儉；民儉，示之以禮。方今公卿大夫子孫，誠能節車輿，適衣服，躬親節儉，率以敦樸，罷園池，損田宅，內無事乎市列，外無事乎山澤，農夫有所施其功，女工有所粥其業；如是，則氣脈和平，無聚不足之病矣。」

大夫曰：「孤子語孝，跛者語杖，貧者語仁，賤者語治。議不在己者易稱，從旁議者易是，其當局則亂。故公孫弘布被，倪寬練袍，衣若仆妾，食若庸夫。淮南逆於內，蠻、夷暴於外，盜賊不為禁，奢侈不為節；若疫歲之巫，徒能鼓口耳，何散不足之能治乎？」

賢良曰：「高皇帝之時，蕭、曹為公，滕、灌之屬為卿，濟濟然斯則賢矣。文、景之際，建元之始，大臣尚

有爭引守正之義。自此之後，多承意從欲，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，因公而徇私。故武安丞相訟園田，爭曲直人主之前。夫九層之臺一傾，公輸子不能正；本朝一邪，伊、望不能復。故公孫丞相、倪大夫側身行道，分祿以養賢，卑己以下士，功業顯立，日力不足，無行人子產之繼。而葛繹、彭侯之等，隳壞其緒，紕亂其紀，毀其客館議堂，以為馬廄婦舍，無養士之禮，而尚驕矜之色，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。故良田廣宅，民無所之；不恥為利者滿朝市，列田畜者彌郡國，橫暴掣頓，大第巨舍之旁，道路且不通，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。」

大夫勃然作色，默而不應。

箴石第三十一

丞相曰：「吾聞諸鄭長者曰：『君子正顏色，則遠暴嫚；出辭氣，則遠鄙倍矣。』故言可述，行可則。此有司夙昔所願睹也。若夫劍客論、博奕辯，盛色而相蘇，立權以不相假，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，而賢良、文學被不遜之名，竊為諸生不取也。公孫龍有言：『論之為道辯，故不可以不屬意，屬意相寬，相寬其歸爭，爭而不讓，則入於鄙。』今有司以不仁，又蒙素餐，無以更責雪恥矣。縣官所招舉賢良、文學，而及親民偉仕，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賈生有言：『懇言則辭淺而不入，深言則逆耳而失指。』故曰：『談何容易。』談且不易，而況行之乎？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，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。語曰：『五盜執一良人，枉木惡直繩。』今欲下箴石，通關鬲，則恐有盛、胡之累，懷箴橐艾，則被不工之名。『狼跋其胡，載踈其尾。』君子之路，行止之道固狹耳。此子石所以嘆息也。」

除狹第三十二

大夫曰：「賢者處大林，遭風雷而不迷。愚者雖處平敞大路，猶暗惑焉。今守、相親剖符贊拜，蒞一郡之眾，古方伯之位也。受命專制，宰割千里，不禦於內；善惡在於己，己不能故耳，道何狹之有哉？」

賢良曰：「古之進士也，鄉擇而裏選，論其才能，然後官之，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。故士修之鄉曲，升諸朝廷，行之幽隱，明足顯著。疏遠無失士，小大無遺功。是以賢者進用，不肖者簡黜。今吏道雜而不選，富者以財賈官，勇者以死射功。戲車鼎躍，咸出補吏，累功積日，或至卿相。垂青繩，擐銀龜，擅殺生之柄，專萬民之命。弱者，猶使狼將羊也，其亂必矣。強者，則是予狂夫利劍也，必妄殺生也。是以往者，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，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。執綱紀非其道，蓋博亂愈甚。古者，封賢祿能，不過百里；百里之中而為

都，疆垂不過五十，猶以為一人之身，明不能照，聰不得達，故立卿、大夫、士以佐之，而政治乃備。今守、相或無古諸侯之賢，而蒞千里之政，主一郡之眾，施聖主之德，擅生殺之法，至重也。非仁人不能任，非其人不能行。一人之身，治亂在己，千里與之轉化，不可不熟擇也。故人主有私人以財，不私人以官，懸賞以待功，序爵以俟賢，舉善若不足，黜惡若仇讎，固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。夫輔主德，開臣途，在於選賢而器使之，擇練守、相然後任之。」

疾貪第三十三

大夫曰：「然。為醫以拙矣，又多求謝。為吏既多不良矣，又侵漁百姓。長吏厲諸小吏，小吏厲諸百姓。故不患擇之不熟，而患求之與得異也；不患其不足也，患其貪而無厭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古之制爵祿也，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，士足以優身及黨，庶人為官者，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。今小吏祿薄，郡國繇役，遠至三輔，粟米貴，不足相贍。常居則匱於衣食，有故則賣畜粥業。非徒是也，繇使相遣，官庭攝追，小計權吏，行施乞貸，長吏侵漁，上府下求之縣，縣求之鄉，鄉安取之哉？語曰：『貨賂下流，猶水之赴下，不竭不止。』今大川江河飲巨海，巨海受之，而欲溪谷之讓流潦；百官之廉，不可得也。夫

欲影正者端其表，欲下廉者先之身。故貪鄙在率不在下，教訓在政不在民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賢不肖有質，而貪鄙有性，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。故周公非不正管、蔡之邪，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。夫內不從父兄之教，外不畏刑法之罪，周公、子產不能化，必也。今一一則責之有司，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？」

賢良曰：「駟馬不馴，禦者之過也。百姓不治，有司之罪也。春秋刺譏不及庶人，責其率也。故古者大夫將臨刑，聲色不禦，刑以當矣，猶三巡而嗟嘆之。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。政教闇而不著，百姓顛蹶而不扶，猶赤子臨井焉，聽其入也。若此，則何以為民父母？故君子急於教，緩於刑。刑一而正百，殺一而慎萬。是以周公誅管、蔡，而子產誅鄧皙也。刑誅一施，民遵禮義矣。夫上之化下，若風之靡草，無不從教。何一一而縛之也？」

後刑第三十四

大夫曰：「古之君子，善善而惡惡。人君不畜惡民，農夫不畜無用之苗。無用之苗，苗之害也；無用之民，民之賊也。鉏一害而眾苗成，刑一惡而萬民悅。雖周公、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。家之有姐子，器皿不居，況姐民

乎！民者敖於愛而聽刑。故刑所以正民，鉏所以別苗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古者，篤教以導民，明辟以正刑。刑之於治，猶策之於禦也。良工不能無策而禦、有策而勿用。聖人假法以成教，教成而刑不施。故威厲而不殺，刑設而不犯。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，壞其禮義而不能防。民陷於網，從而獵之以刑，是猶開其闌牢，發以毒矢也，不盡不止。曾子曰：『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即哀矜而勿喜。』夫不傷民之不治，而伐己之能得奸，猶弋者睹鳥獸掛罟羅而喜也。今天下之被誅者，不必有管、蔡之邪、鄧皙之偽，恐苗盡而不別，民欺而不治也。孔子曰：『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』故民亂反之政，政亂反之身，身正而天下定。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，恩及刑人，德潤窮夫，施惠悅爾，行刑不樂也。」

授時第三十五

大夫曰：「共其地，居是世也，非有災害疾疫，獨以貧窮，非惰則奢也；無奇業旁入，而猶以富給，非儉則力也。今日施惠悅爾，行刑不樂；則是閔無行之人，而養惰奢之民也。故妄予不為惠，惠惡者不為仁。」

賢良曰：「三代之盛無亂萌，教也；夏、商之季世無順民，俗也。是以王者設庠序，明教化，以防道其民，及

政教之洽，性仁而喻善。故禮義立，則耕者讓於野；禮義壞，則君子爭於朝。人爭則亂，亂則天下不均，故或貧或富。富則仁生，贍則爭止。昏暮叩人門戶，求水火，貪夫不吝，何則？所饒也。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，民安有不仁者乎！」

大夫曰：「博戲馳逐之徒，皆富人子弟，非不足者也。故民饒則僭侈，富則驕奢，坐而委蛇，起而為非，未見其仁也。夫居事不力，用財不節，雖有財如水火，窮乏可立而待也。有民不畜，有司雖助之耕織，其能足之乎？」

賢良曰：「周公之相成王也，百姓饒樂，國無窮人，非代之耕織也。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則民富矣。上以奉君親，下無饑寒之憂，則教可成也。語曰：『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，教之。』教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則民徙義而從善，莫不入孝出悌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？管子曰：『倉廩實而知禮節，百姓足而知榮辱。』故富民易與適禮。」

大夫曰：「縣官之於百姓，若慈父之於子也：忠焉能勿誨乎？愛之而勿勞乎？故春親耕以勸農，賑貸以贍不足，通濬水，出輕系，使民務時也。蒙恩被澤，而至今猶以貧困，其難與適道若是夫！」

賢良曰：「古者，春省耕以補不足，秋省斂以助不給。民勤於財則貢賦省，民勤於力則功築罕。為民愛力，不奪須臾。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，為妨農業之務也。今時雨澍澤，種懸而不得播，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。田

疇赤地，而停落成市，發春而後，懸青幡而策土牛，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，而春令之所謂也。」

水旱第三十六

大夫曰：「禹、湯聖主，后稷、伊尹賢相也，而有水旱之災。水旱，天之所為，饑穰，陰陽之運也，非人力。故太歲之數，在陽為旱，在陰為水。六歲一饑，十二歲一荒。天道然，殆非獨有司之罪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古者，政有德，則陰陽調，星辰理，風雨時。故行修於內，聲聞於外，為善於下，福應於天。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，國無天傷，歲無荒年。當此之時，而不破塊，風不鳴條，旬而一雨，而必以夜。無丘陵高下皆熟。詩曰：『有渰萋萋，興雨祁祁。』今不省其所以然，而曰『陰陽之運也』，非所聞也。孟子曰：『野有餓殍，不知收也；狗豕食人食，不知檢也；為民父母，民饑而死，則曰，非我也，歲也，何異乎以刃殺之，則曰，非我也，兵也？』方今之務，在除饑寒之患，罷鹽、鐵，退權利，分土地，趣本業，養桑麻，盡地力也。寡功節用，則民自富。如是，則水旱不能憂，凶年不能累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，可於眾人之聽，不至繁文稠辭，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，而家人語。陶朱為生，本末異徑，一家數事，而治生之道乃備。今縣官鑄

農器，使民務本，不營於末，則無饑寒之累。鹽、鐵何害而罷？」

賢良曰：「農，天下之大業也，鐵器，民之大用也。器用便利，則用力少而得作多，農夫樂事勸功。用不具，則田疇荒，穀不殖，用力鮮，功自半。器便與不便，其功相什而倍也。縣官鼓鑄鐵器，大抵多為大器，務應員程，不給民用。民用鈍弊，割草不痛，是以農夫作劇，得獲者少，百姓苦之矣。」

大夫曰：「卒徒工匠，以縣官日作公事，財用饒，器用備。家人合會，徧於日而勤於用，鐵力不銷煉，堅柔不和。故有司請總鹽、鐵，一其用，平其賈，以便百姓公私。雖虞、夏之為治，不易於此。吏明其教，工致其事，則剛柔和，器用便。此則百姓何苦？而農夫何疾？」

賢良曰：「卒徒工匠！故民得占租鼓鑄、煮鹽之時，鹽與五穀同賈，器和利而中用。今縣官作鐵器，多苦惡，用費不省，卒徒煩而力作不盡。家人相一，父子戮力，各務為善器，器不善者不集。農事急，挽運衍之阡陌之間。民相與市買，得以財貨五穀新幣易貨；或時貴民，不棄作業。置田器，各得所欲。更繇省約，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，民便之。今總其原，壹其賈，器多堅，善惡無所擇。吏數不在，器難得。家人不能多儲，多儲則鎮生。棄膏腴之日，遠市田器，則後良時。鹽、鐵賈貴，百姓不便。貧民或木耕手耨，土糲淡食。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。卒徒作不中呈，時命助之。發征無限，更繇以均劇，故百姓疾苦之。古者，千室之邑，

百乘之家，陶冶工商，四民之求，足以相更。故農民不離畦畝，而足乎田器，工人不斬伐而足乎材木，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，百姓各得其便，而上無事焉。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，去炫耀，除雕琢，湛民以禮，示民以樸，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。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崇禮第三十七

大夫曰：「飾杖，修樽俎，為賓，非為主也。炫耀奇怪，所以陳四夷，非為民也。夫家人有客，尚有倡優奇變之樂，而況縣官乎？故列羽旄，陳戎馬，所以示威武，奇蟲珍怪，所以示懷廣遠、明盛德，遠國莫不至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王者崇禮施德，上仁義而賤怪力，故聖人絕而不言。孔子曰：『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、貊之邦，不可棄也。』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，懷天子之盛德，而欲觀中國之禮儀，故設明堂、辟雍以示之，揚戚、昭雅、頌以風之。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，奇蟲不畜之獸，角抵諸戲，炫耀之物陳誇之，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。昔周公處謙以卑士，執禮以治天下，辭越裳之贄，見恭讓之禮也；既，與入文王之廟，是見大孝之禮也。目睹威儀干戚之容，耳聽清歌雅、頌之聲，心充至德，欣然以歸，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，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。夫犀象兕虎，南夷之所多也；騾驢馱駝，北狄之常畜也。中國所鮮，外國賤之，南越以孔雀珥門戶，昆山之旁，以玉璞抵烏鵲。今貴人之所賤，珍人之所饒，非所以厚中國，明盛德也。隋、和，世之名寶也，而不能安危存亡。故喻德示威，惟賢臣良相，不在犬馬

珍怪。是以聖王以賢為寶，不以珠玉為寶。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，而折沖乎千里；不能者，雖隋、和滿篋，無益於存亡。」

大夫曰：「晏子相齊三君，崔慶無道，劫其君，亂其國，靈公國圍；莊公弑死；景公之時，晉人來攻，取垂都，舉臨菑，邊邑削，城郭焚，宮室隳，寶器盡，何沖之所能折乎？由此觀之：賢良所言，賢人為寶，則損益無輕重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管仲去魯入齊，齊霸魯削，非持其眾而歸齊也。伍子胥挾弓闔閭，破楚入郢，非負其兵而適吳也。故賢者所在國重，所去國輕。楚有子玉得臣，文公側席；虞有宮之奇，晉獻不寐。夫賢臣所在，辟除開塞者亦遠矣。故春秋曰：『山有虎豹，藜藿為之不采；國有賢士，邊境為之不害』也。」

備胡第三十八

大夫曰：「鄙語曰：『賢者容不辱。』以世俗言之，鄉曲有桀，人尚辟之。今明天子在上，匈奴公為寇，侵擾邊境，是仁義犯而藜藿采。昔狄人侵太王，匡人畏孔子，故不仁者，仁之賊也。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，設機械以備不仁。」

賢良曰：「匈奴處沙漠之中，生不食之地，天所賤而棄之，無壇宇之居，男女之別，以廣野為閭里，以穹廬為家室，衣皮蒙毛，食肉飲血，會市行，牧豎居，如中國之麋鹿耳。好事之臣，求其義，責之禮，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，萬里設備，此兔置之所刺，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幹城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天子者，天下之父母也。四方之眾，其義莫不願為臣妾；然猶修城郭，設關梁，厲武士，備衛於宮室，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。今匈奴未臣，雖無事，欲釋備，如之何？」

賢良曰：「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，以其越近而陵遠也。秦所以亡者，以外備胡、越而內亡其政也。夫用軍於外，政敗於內，備為所患，增主所憂。故人主得其道，則遐邇偕行而歸之，文王是也；不得其道，則臣妾為寇，秦王是也。夫文衰則武勝，德盛則備寡。」

大夫曰：「往者，四夷俱強，並為寇虐：朝鮮踰僂，劫燕之東地；東越越東海，略浙江之南；南越內侵，滑服令；氐、獫狁、冉、駘、嵩唐、昆明之屬，擾隴西、巴、蜀。今三垂已平，唯北邊未定。夫一舉則匈奴震懼，中外釋備，而何寡也？」

賢良曰：「古者，君子立仁修義，以綏其民，故邇者習善，遠者順之。是以孔子仕於魯，前仕三月及齊平，後仕三月及鄭平，務以德安近而綏遠。當此之時，魯無敵國之難，鄰境之患。強臣變節而忠順，故季桓隳其都城。大國畏義而合好，齊人來歸鄆、讙、龜陰之田。故

為政而以德，非獨辟害折沖也，所欲不求而自得。今百姓所以囂囂，中外不寧者，咎在匈奴。內無室宇之守，外無田疇之積，隨美草甘水而驅牧，匈奴不變業，而中國以騷動矣。風合而雲解，就之則亡，擊之則散，未可一世而舉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古者，明王討暴衛弱，定傾扶危。衛弱扶危，則小國之君悅；討暴定傾，則無罪之人附。今不征伐，則暴害不息；不備，則是以黎民委敵也。春秋貶諸侯之後，刺不卒戍。行役戍備，自古有之，非獨今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匈奴之地廣大，而戎馬之足輕利，其勢易騷動也。利則虎曳，病則鳥折，辟鋒銳而取罷極；少發則不足以更適，多發則民不堪其役。役煩則力罷，用多則財乏。二者不息，則民遺怨。此秦之所以失民心、隕社稷也。古者，天子封畿千里，繇役五百里，勝聲相聞，疾病相恤。無過時之師，無踰時之役。內節於民心，而事適其力。是以行者勸務，而止者安業。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，絕殊遼遠，身在胡、越、心懷老母。老母垂泣，室婦悲恨，推其饑渴，念其寒苦。詩云：『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饑。我心傷悲，莫之我哀。』故聖人憐其如此，閱其久去父母妻子，暴露中野，居寒苦之地，故春使使者勞賜，舉失職者，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。德惠甚厚，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，或侵侮士卒，興之為市，並力兼作，使之不以理。故士卒失職，而老母妻子感恨也。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，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。今天下不得其意者，非獨西宮之女。宋之老母也。春秋

動眾則書，重民也。宋人圍長葛，譏久役也。君子之用心必若是。」

大夫默然不對。

執務第三十九

丞相曰：「先王之道，軌久而難復，賢良、文學之言，深遠而難行。夫稱上聖之高行，道至德之美言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。願聞方今之急務，可復行於政：使百姓咸足於衣食，無乏困之憂；風雨時，五穀熟，螟螣不生；天下安樂，盜賊不起；流人還歸，各反其田里；吏皆廉正，敬以奉職，元元各得其理也。」

賢良曰：「孟子曰：『堯、舜之道，非遠人也，而人不思之耳。』詩云：『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』有求如關雎，好德如河廣，何不濟不得之有？故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及，離道不遠也。顏淵曰：『舜獨何人也，回何人也？』夫思賢慕能，從善不休，則成、康之俗可致，而唐、虞之道可及。公卿未思也，先王之道，何遠之有？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，憂周室，匡諸夏之難，平夷、狄之亂，存亡接絕，信義大行，著於天下。邵陵之會，予之為主。傳曰：『予積也。』故土積而成山阜，水積而成江海，行積而成君子。孔子曰：『吾於河廣，知德之至也。』而欲得之，各反其本，復諸古而已。古者，行役不踰時，春行秋反，秋行春來，寒暑未

變，衣服不易，固已還矣。夫婦不失時，人安和如適。獄訟平，刑罰得，則陰陽調，風雨時。上不苛擾，下不煩勞，各修其業，安其性，則螟螣不生，而水旱不起。賦斂省而農不失時，則百姓足，而流人歸其田里。上清靜而不欲，則下廉而不貪。若今則繇役極遠，盡寒苦之地，危難之處，涉胡、越之域，今茲往而來歲旋，父母延頸而西望，男女怨曠而相思，身在東楚，志在西河，故一人行而鄉曲恨，一人死而萬人悲。詩云：『王事靡盬，不能藝稷黍，父母何怙？』『念彼恭人，涕零如雨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罪罟。』吏不奉法以存撫，倍公任私，各以其權充其嗜欲，人愁苦而怨思，上不恤理，則惡政行而邪氣作；邪氣作，則蟲螟生而水旱起。若此，雖禱祀雩祝，用事百神無時，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？」

能言第四十

大夫曰：「盲者口能言白黑，而無目以別之。儒者口能言治亂，而無能以行之。夫坐言不行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，蓬頭苞堯、舜之德。故使言而近，則儒者何患於治亂，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？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。故卑而言高，能言而不能行者，君子恥之矣。」

賢良曰：「能言而不能行者，國之寶也。能行而不能言者，國之用也。兼此二者，君子也。無一者，牧童、蓬

頭也。言滿天下，德覆四海，周公是也。口言之，躬行之，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。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？今道不舉而務小利，慕於不急以亂群意，君子雖貧，勿為可也。藥酒，病之利也；正言，治之藥也。公卿誠能自強自忍，食文學之至言，去權詭，罷利官，一歸之於民，親以周公之道，則天下治而頌聲作。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？」

取下第四十一

大夫曰：「不軌之民，困撓公利，而欲擅山澤。從文學、賢良之意，則利歸於下，而縣官無可為者。上之所行則非之，上之所言則譏之，專欲損上徇下，虧主而適臣，尚安得上下之義，君臣之禮？而何頌聲能作也？」

賢良曰：「古者，上取有量，自養有度，樂歲不盜，年饑則肆，用民之力，不過歲三日，籍斂，不過十一。君篤愛，臣盡力，上下交讓，天下平。『浚發爾私』，上讓下也。『遂及我私』，先公職也。孟子曰：『未有仁而遺其親，義而後其君也。』君君臣臣，何為其無禮義乎？及周之末塗，德惠塞而嗜欲眾，君奢侈而上求多，民困於下，怠於上公，是以有履畝之稅，碩鼠之詩作也。衛靈公當隆冬興眾穿池，海春諫曰：『天寒，百姓凍餒，願公之罷役也。』公曰：『天寒哉？我何不寒哉？』人之言曰：『安者不能恤危，飽者不能食饑。』

故余梁肉者難為言隱約，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。夫高堂邃宇、廣廈洞房者，不知專屋狹廬、上漏下濕者之也。系馬百駟、貨財充內、儲陳納新者，不知有旦無暮、稱貸者之急也。廣第唐園、良田連比者，不知無運踵之業、竄頭宅者之役也。原馬被山，牛羊滿谷者，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羹也。高枕談臥、無叫號者，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。被紬躡韋、搏梁嚙肥者，不知短褐之寒、糠之苦也。從容房闈之間、垂拱持案食者，不知跣耒躬耕者之勤也。乘堅驅良、列騎成行者，不知負檐步行者之勞也。匡床旃席、侍御滿側者，不知負輅挽船、登高絕流者之難也。衣輕暖、被美裘、處溫室、載安車者，不知乘邊城、飄胡、代、鄉清風者之危寒也。妻子好合。子孫保之者，不知老母之憔悴、匹婦之悲恨也。耳聽五音、目視弄優者，不知蒙流矢、距敵方外者之死也。東向伏、振筆如調文者，不知木索之急、捶楚者之痛也。坐旃茵之上，安圖籍之言若易然，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。昔商鞅之任秦也，刑人若刈菅茅，用師若彈丸；從軍者暴骨長城，戍漕者輦車相望，生而往，死而旋，彼獨非人子耶？故君子仁以恕，義以度，所好惡與天下共之，所不施不仁者。公劉好貨，居者有積，行者有囊。太王好色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文王作刑，國無怨獄。武王行師，士樂為之死，民樂為之用。若斯，則民何苦而怨，何求而譏？」

公卿愀然，寂若無人。於是遂罷議止詞。

奏曰：「賢良、文學不明縣官事，猥以鹽、鐵為不便。請且罷郡國榷沽、關內鐵官。」

奏曰：「可。」

擊之第四十二

賢良、文學既拜，咸取列大夫，辭丞相、御史。

大夫曰：「前議公事，賢良、文學稱引往古，頗乖世務。論者不必相反，期於可行。往者，縣官未事胡、越之時，邊城四面受敵，北邊尤被其苦。先帝絕三方之難，撫從方國，以為蕃蔽，窮極郡國，以討匈奴。匈奴壤界獸圈，孤弱無與，此困亡之時也。遼遠不遂，使得復喘息，休養士馬，負給西域。西域迫近胡寇，沮心內解，必為巨患。是以主上欲掃除，煩倉廩之費也。終日逐禽，罷而釋之，則非計也。蓋舜紹緒，禹成功。今欲以軍興擊之，何如？」

文學曰：「異時，縣官修輕賦，公用饒，人富給。其後，保胡、越，通四夷，費用不足。於是興利害，算車舡，以訾助邊，贖罪告緡，與人以患矣。甲士死於軍旅，中士罷於轉漕，仍之以科適，吏征發極矣。夫勞而息之，極而反本，古之道也，雖舜、禹興，不能易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昔夏底洪水之災，百姓孔勤，罷於籠缶，及至其後，咸享其功。先帝之時，郡國頗煩於戎事，然亦寬三陲之役。語曰：『見機不遂者隕功。』一日違敵，

累世為患。休勞用供，因弊乘時。帝王之道，聖賢之所不能失也。功業有緒，惡勞而不卒，猶耕者倦休而困止也。夫事輟者無功，耕怠者無獲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地廣而不德者國危，兵強而凌敵者身亡。虎兇相據，而螻蟻得志。兩敵相抗，而匹夫乘閑。是以聖王見利慮害，見遠存近。方今為縣官計者，莫若偃兵休士，厚幣結和親，修文德而已。若不恤人之急，不計其難，弊所恃以窮無用之地，亡十獲一，非文學之所知也。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

結和第四十三

大夫曰：「漢興以來，修好結和親，所聘遺單于者甚厚；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，而暴害滋甚。先帝睹其可以武折，而不可以德懷，故廣將帥，招奮擊，以誅厥罪；功勳粲然，著於海內，藏於記府，何命『亡十獲一』乎？夫偷安者後危，慮近者憂邇，賢者離俗，智士權行，君子所慮，眾庶疑焉。故民可與觀成，不可與圖始。此有司所獨見，而文學所不睹。」

文學曰：「往者，匈奴結和親，諸夷納貢，即君臣外內相信，無胡、越之患。當此之時，上求寡而易贍，民安樂而無事，耕田而食，桑麻而衣，家有數年之蓄，縣官余貨財，閭里耆老，咸及其澤。自是之後，退文任武，苦師勞眾，以略無用之地，立郡沙石之間，民不能自守，發屯乘城，挽輦而贍之。愚竊見其亡，不睹其成。」

大夫曰：「匈奴以虛名市於漢，而實不從；數為蠻、貊所給，不痛之，何故也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；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。閭里常民，尚有梟散，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？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？以天下之士民何

不服？今有帝名，而威不信於長城之外，反賂遺而尚踞敖，此五帝所不忍，三王所畢怒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湯事夏而卒服之，周事殷而卒滅之。故以大御小者王，以強凌弱者亡。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，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。故造父之御不失和，聖人之治不倍德。秦攝利銜以御宇內，執修捶以笞八極，驂服以罷，而鞭策愈加，故有傾銜遺捶之變。士民非不眾，力勤非不多也，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。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。夫兩主好合，內外交通，天下安寧，世世無患，士民何事？三王何怒焉？」

大夫曰：「伯翳之始封秦，地為七十里。穆公開霸，孝公廣業。自卑至上，自小至大。故先祖基之，子孫成之。軒轅戰涿鹿，殺兩皞、蚩尤而為帝，湯、武伐夏、商，誅桀、紂而為王。黃帝以戰成功，湯、武以伐成孝。故手足之勤，腹腸之養也。當世之務，後世之利也。今四夷內侵，不攘，萬世必有長患。先帝興義兵以誅強暴，東滅朝鮮，西定冉、駘，南擒百越，北挫強胡，追匈奴以廣北州，湯、武之舉，蚩尤之兵也。故聖主斥地，非私其利，用兵，非徒奮怒也，所以匡難辟害，以為黎民遠慮。」

文學曰：「秦南禽勁越，北卻強胡，竭中國以役四夷，人罷極而主不恤，國內潰而上不知；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，兵破陳涉，地奪諸侯，何嗣之所利？《詩》云：『雍雍鳴鴉，旭日始旦。』登得前利，不念後咎。故吳王知伐齊之便，不知遂之患。秦知進取之利，而不知鴻門之難。是知一而不知十也。周謹小而得大，秦欲大而

亡小。語曰：『前車覆，後車戒。』『殷鑒不遠，在夏之世』矣。」

誅秦第四十四

大夫曰：「秦、楚、燕、齊、周之封國也；三晉之君，齊之田氏，諸侯家臣也；內守其國，外伐不義，地廣壤進，故立號萬乘，而為諸侯。宗周修禮長文，然國翦弱，不能自存，東攝六國，西畏於秦，身以放遷，宗廟絕祀。賴先帝大惠，紹興其後，封嘉潁川，號周子男君。秦既并天下，東絕沛水，並滅朝鮮，南取陸梁，北卻胡、狄，西略氐、羌，立帝號，朝四夷。舟車所通，足跡所及，靡不畢至。非服其德，畏其威也。力多則人朝，力寡則朝於人矣。」

文學曰：「禹、舜，堯之佐也，湯、文，夏、商之臣也，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者，非以陸梁之地，兵革之威也。秦、楚、三晉號萬乘，不務積德而務相侵，構兵爭強而卒俱亡。雖以進壤廣地，如食莢之充腸也，欲其安存，何可得也？夫禮讓為國者若江、海，流彌久不竭，其本美也。苟為無本，若蒿火暴怒而無繼，其亡可立而待，戰國是也。周德衰，然後列於諸侯，至今不絕。秦力盡而滅其族，安得朝人也？」

大夫曰：「中國與邊境，猶支體與腹心也。夫肌膚寒於外，腹心疾於內，內外之相勞，非相為賜也！唇亡則齒

寒，支體傷而心慄怛。故無手足則支體廢，無邊境則內國害。昔者，戎狄攻太王於邠，踰岐、梁而與秦界於涇、渭，東至晉之陸渾，侵暴中國，中國疾之。今匈奴蠶食內侵，遠者不離其苦，獨邊境蒙其敗。《詩》云：『憂心慘慘，念國之為虐。』不征備，則暴害不息。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，遂破祁連、天山，散其聚黨，北略至龍城，大圍匈奴，單于失魂，僅以身免，乘奔逐北，斬首捕虜十餘萬。控弦之民，旃裘之長，莫不沮膽，挫折遠遁，遂乃振旅。渾耶率其眾以降，置五屬國以距胡，則長城之內，河、山之外，罕被寇。於是下詔令，減戍漕，寬徭役。初雖勞苦，卒獲其慶。」

文學曰：「周累世積德，天下莫不願以為君，故不勞而王，恩施由近而遠，而蠻、貊自至。秦任戰勝以并天下，小海內而貪胡、越之地，使蒙恬擊胡，取河南以為新秦，而忘其故秦，築長城以守胡，而亡其所守。往者，兵革亟動，師旅數起，長城之北，旋車遺鏃相望。及李廣利等輕計一計還馬足，莫不寒心；雖得渾耶，不能更所亡。此非社稷之至計也。」

伐功第四十五

大夫曰：「齊桓公越燕伐山戎，破孤竹，殘令支。趙武靈王踰句註，過代谷，略滅林胡、樓煩。燕襲走東胡，辟地千里，度遼東而攻朝鮮。蒙公為秦擊走匈奴，若鷲

鳥之追群雀。匈奴勢懾，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。及其後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，中國擾亂，匈奴紛紛，乃敢復為邊寇。夫以小國燕、趙，尚猶卻寇虜以廣地，今以漢國之大，士民之力，非特齊桓之眾，燕、趙之師也；然匈奴久未服者，群臣不并力，上下未諧故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之用師，非貪壤土之利，救民之患也。民思之，若旱之望雨，箠食壺漿，以逆王師。故憂人之患者，民一心而歸之，湯、武是也。不愛民之死，力盡而潰叛者，秦王是也。孟子曰：『君不鄉道，不由仁義，而為之強戰，雖克必亡。』此中國所以擾亂，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。昔周室之盛也，越裳氏來獻，百蠻致貢。其後周衰，諸侯力征，蠻、貊分散，各有聚黨，莫能相一，是以燕、趙能得意焉。其後，匈奴稍強，蠶食諸侯，故破走月氏，因兵威，徙小國，引弓之民，并為一家，一意同力，故難制也。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策：

『兵據西域，奪之便勢之地，以候其變。以漢之強，攻於匈奴之眾，若以強弩潰癰疽；越之禽吳，豈足道哉！』上以為然。用君之義，聽君之計，雖越王之任種、蠡不過。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，持政十有餘年，未見種、蠡之功，而見靡弊之效，匈奴不為加俛，而百姓黎民以敝矣。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，而反衰中國也。善為計者，固若此乎？」

西域第四十六

大夫曰：「往者，匈奴據河、山之險，擅田牧之利，民富兵強，行入為寇，則句註之內驚動，而上郡以南咸城。文帝時，虜入蕭關，烽火通甘泉，群臣懼不知所出，乃請屯京師以備胡。胡西役大宛、康居之屬，南與群羌通。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，建張掖以西，隔絕羌、胡，瓜分其援。是以西域之國，皆內拒匈奴，斷其右臂，曳劍而走，故募人田畜以廣用，長城以南，濱塞之郡，馬牛放縱，蓄積布野，未睹其計之所過。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，才地計眾非鈞也，主思臣謀，其往必矣。」

文學曰：「吳、越迫於江、海，三川循環之，處於五湖之間，地相迫，壤相次，其勢易以相禽也。金鼓未聞，旌旗未舒，行軍未定，兵以接矣。師無輜重之費，士無乏絕之勞，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。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，東西南北，不可窮極，雖輕車利馬，不能得也，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？其勢不相及也。茫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，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、海，雖及之，三軍罷弊，適遺之餌也。故明王知其無所利，以為役不可數行，而權不可久張也，故詔公卿大夫、賢良、文學，所以復枉興微之路。公卿宜思百姓之急，匈奴之害，緣聖主之心，定安平之業。今乃留心於末計，摧本議，不順上意，未為盡於忠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初，貳師不克宛而還也，議者欲使人主不遂忿，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，胡得眾國而益強。先帝絕奇聽，行武威，還襲宛，宛舉國以降，效其器物，致其寶馬。烏孫之屬駭膽，請為臣妾。匈奴失魄，奔走遁

逃，雖未盡服，遠處寒苦礪埆之地，壯者死於祁連、天山，其孤未復。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，折翅傷翼，可遂擊服。會先帝棄群臣，以故匈奴不革。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而止，度功業而無繼成之理，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。輟幾沮成，為主計若斯，亦未可謂盡忠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有司言外國之事，議者皆僥一時之權，不慮其後。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，安息之真玉大鳥，縣官既聞如甘心焉，乃大興師伐宛，歷數期而後克之。夫萬里而攻人之國，兵未戰而物故過半，雖破宛得寶馬，非計也。當此之時，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，師旅相望，郡國並發，黎人困苦，奸偽萌生，盜賊並起，守尉不能禁，城邑不能止。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。當此時，百姓元元，莫必其命，故山東豪傑，頗有異心。賴先帝聖靈斐然。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。為主計若此，可謂忠乎？」

世務第四十七

大夫曰：「諸生妄言！議者令可詳用，無徒守椎車之語，滑稽而不可循。夫漢之有匈奴，譬若木之有蠹，如人有疾，不治則寢以深。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。諸生言以德懷之，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。諸生上無以似三

王，下無以似近秦，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，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昔齊桓公內附百姓，外綏諸侯，存亡接絕，而天下從風。其後，德虧行衰，葵丘之會，振而矜之，叛者九國。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。故任德，則強楚告服，遠國不召而自至；任力，則近者不親，小國不附。此其效也。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，下論秦之所以亡，中述齊桓所以興，去武行文，廢力尚德，罷關梁，除障塞，以仁義導之，則北垂無寇虜之憂，中國無干戈之事矣。」

大夫曰：「事不豫辯，不可以應卒。內無備，不可以禦敵。《詩》云：『誥爾民人，謹爾侯度，用戒不虞。』故有文事，必有武備。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備，以取大辱焉，身執囚而國幾亡。故雖有誠信之心，不知權變，危亡之道也。春秋不與夷、狄之執中國，為其無信也。匈奴貪狼，因時而動，乘可而發，颯舉電至。而欲以誠信之心，金帛之寶，而信無義之詐，是猶親跖、躄而扶猛虎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春秋『王者無敵。』言其仁厚，其德美，天下賓服，莫敢交也。德行延及方外，舟車所臻，足跡所及，莫不被澤。蠻、貊異國，重譯自至。方此之時，天下和同，君臣一德，外內相信，上下輯睦。兵設而不試，干戈閉藏而不用。老子曰：『兕無所用其角，螫蟲無所輸其毒。』故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。世安得跖、躄而親之乎？」

大夫曰：「布心腹，質情素，信誠內感，義形乎色。宋華元、楚司馬子反之相睹也，符契內合，誠有以相信也。今匈奴挾不信之心，懷不測之詐，見利如前，乘便而起，潛進市側，以襲無備。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。求其不亡，何可得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誠信著乎天下，醇德流乎四海，則近者哥謳而樂之，遠者執禽而朝之。故正近者不以威，來遠者不以武，德義修而任賢良也。故民之於事也，辭佚而就勞，於財也，辭多而就寡。上下交讓，道路鴈行。方此之時，賤貨而貴德，重義而輕利，賞之不竊，何寶之守也！」

和親第四十八

大夫曰：「昔徐偃王行義而滅，魯哀公好儒而削。知文而不知武，知一而不知二。故君子篤仁以行，然必築城以自守，設械以自備，為不仁者之害己也。是以古者，搜狝振旅而數軍實焉，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。故兵革者國之用，城壘者國之固也；而欲罷之，是去表見裏，示匈奴心腹也。匈奴輕舉潛進，以襲空虛，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，禍必不振。此邊境之所懼，而有司之所憂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往者，通關梁，交有無，自單于以下，皆親漢內附，往來長城之下。其後，王恢誤謀馬邑，匈奴絕

和親，攻當路塞，禍紛拏而不解，兵連而不息，邊民不解甲弛弩，行數十年，介胄而耕耘，鉏耰而候望，燧燔烽舉，丁壯弧弦而出鬥，老者超越而入葆。言之足以流涕寒心，則仁者不忍也。《詩》云：『投我以桃，報之以李。』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。故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，皆為兄弟也。故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！」

大夫曰：「自春秋諸夏之君，會聚相結，三會之後，乖疑相從，伐戰不止；六國從親，冠帶相接，然未嘗有堅約。況禽獸之國乎！春秋存君在楚，詰黜之會書公，給夷、狄也。匈奴數和親，而常先犯約，貪侵盜驅，長詐之國也。反復無信，百約百叛，若朱、象之不移，商均之不化。而欲信其用兵之備，親之以德，亦難矣。」

文學曰：「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，德施方外，絕國殊俗，臻於闕廷，鳳皇在列樹，麒麟在郊藪，群生庶物，莫不被澤。非足行而仁辦之也，推其仁恩而王之，誠也。范蠡出於越，由余長於胡，皆為霸王賢佐。故政有不從之教，而世無不可化之民。《詩》云：『酌彼行潦，挹彼註茲。』故公劉處戎、狄，戎、狄化之。太王去豳，豳民隨之。周公修德，而越裳氏來。其從善如影響。為政務以德親近，何憂於彼之不改？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繇役第四十九

大夫曰：「屠者解分中理，可橫以手而離也；至其抽筋鑿骨，非行金斧不能決。聖主循性而化，有不從者，亦將舉兵而征之，是以湯誅葛伯，文王誅犬夷。及後戎、狄猾夏，中國不寧，周宣王、仲山甫式遏寇虐。詩云：『薄伐獫狁，至於太原。』『出車彭彭，城彼朔方。』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，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舜執干戚而有苗服，文王底德而懷四夷。詩云：『鎬京辟雍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普天之下，惟人面之倫，莫不引領而歸其義。故畫地為境，人莫之犯。子曰：『白刃可冒，中庸不可入。』至德之謂也。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，善守不待渠梁而固。武王之伐殷也，執黃鉞，誓牧之野，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。既而偃兵，撻笏而朝，天下之民莫不願為之臣。既以義取之，以德守之。秦以力取之，以法守之，本末不得，故亡。夫文猶可長用，而武難久行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詩云：『獫狁孔熾，我是用戒。』『武夫潢潢，經營四方。』故守禦征伐，所由來久矣。春秋大戎未至而豫禦之。故四支強而躬體固，華葉茂而本根據。」

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，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。主憂者臣勞，上危者下死。先帝憂百姓不贍，出禁錢，解乘輿驂，貶樂損膳，以賑窮備邊費。未見報施之義，而見沮成之理，非所聞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周道衰，王跡熄，諸侯爭強，大小相凌。是以強國務侵，弱國設備。甲士勞戰陣，役於兵革，故君勞而民困苦也。今中國為一統，而方內不安，徭役遠而外內煩也。古者，無過年之繇，無逾時之役。今近者數千里，遠者過萬里，歷二期。長子不還，父母愁憂，妻子詠嘆，憤懣之恨發動於心，慕思之積痛於骨髓。此杖杜、采薇之所為作也。」

險固第五十

大夫曰：「虎兇所以能執熊羆、服群獸者，爪牙利而攫便也。秦所以超諸侯、吞天下、并敵國者，險阻固而勢居然也。故龜狷有介，狐貉不能禽；蝮蛇有螫，人忌而不輕。故有備則制人，無備則制於人。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，蒙公築長城之固，所以備寇難，而折冲萬里之外也。今不固其外，欲安其內，猶家人不堅垣墻，狗吠夜驚，而闇昧妄行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秦左殽、函，右隴、氐，前蜀、漢，後山、河，四塞以為固，金城千里，良將勇士，設利器而守陁隧，墨子守雲梯之械也。以為雖湯、武復生，蚩尤復

起，不輕攻也。然戎卒陳勝無將帥之任，師旅之眾，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，無墻籬之難。故在德不在固。誠以仁義為阻，道德為塞，賢人為兵，聖人為守，則莫能入。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，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。夫何妄行而之乎？」

大夫曰：「古者，為國必察土地、山陵阻險、天時地利，然後可以王霸。故制地城郭，飭溝壘，以禦寇固國。春秋曰：『冬浚洙。』修地利也。三軍順天時，以實擊虛，然困於阻險，敵於金城。楚莊之圍宋，秦師敗崤嶽，是也。故曰：『天時不如地利。』羌、胡固，近於邊，今不取，必為四境長患。此季孫之所以憂顛與，有句賤之變，而為強吳之所悔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地利不如人和，武力不如文德。周之致遠，不以地利，以人和也。百世不奪，非以險，以德也。吳有三江、五湖之難，而兼於越。楚有汝淵、兩堂之固，而滅於秦。秦有隴坻、崤塞，而亡於諸侯。晉有河、華、九阿，而奪於六卿。齊有泰山、巨海，而脅於田常。桀、紂有天下，兼於瀋亳。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。非地利不固，無術以守之也。釋邇憂遠，猶吳不內定其國，而西絕淮水與齊、晉爭強也；越因其罷，擊其虛。使吳王用申胥，修德，無恃極其眾，則句踐不免為藩臣海崖，何謀之敢慮也？」

大夫曰：「楚自巫山起方城，屬巫、黔中，設扞關以拒秦。秦包商、洛、崤、函，以禦諸侯。韓阻宜陽、伊闕，要成臯、太行，以安周、鄭。魏濱洛築城、阻山帶河，以保晉國。趙結飛狐、句註、孟門，以存邢代。燕

塞碣石，絕邪谷，繞援遼。齊撫阿、甄，關榮、歷，倚太山，負海、河。關梁者，邦國之固，而山川者，社稷之寶也。徐人滅舒，春秋謂之『取』，惡其無備，得物之易也。故恤來兵，仁傷刑。君子為國，必有不可犯之難。易曰：『重門擊拓，以待暴客。』言備之素修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阻險不如阻義，昔湯以七十里，為政於天下，舒以百里，亡於敵國。此其所以見惡也。使關梁足恃，六國不兼於秦；河、山足保，秦不亡於楚、漢。由此觀之：沖隆不足為強，高城不足為固。行善則昌，行惡則亡。王者博愛遠施，外內合同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，何擊拓而待？傳曰：『諸侯之有關梁，庶人之有爵祿，非升平之興，蓋自戰國始也。』」

論勇第五十一

大夫曰：「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，尺八匕首不足恃也。秦王憚於不意，列斷賁、育者，介七尺之利也。使專諸空拳，不免於為禽；要離無水，不能遂其功。世言強楚勁鄭，有犀兕之甲，棠溪之鋌也。內據金城，外任利兵，是以威行諸夏，強服敵國。故孟賁奮臂，眾人輕之；怯夫有備，其氣自倍。況以吳、楚之士，舞利劍，蹶強弩，以與貉虬騁於中原？一人當百，不足道

也！夫如此，則貉無交兵，力不支漢，其勢必降。此商君之走魏，而孫臏之破梁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楚、鄭之棠溪、墨陽，非不利也，犀冑兕甲，非不堅也，然而不能存者，利不足恃也。秦兼六國之師，據崤、函而御宇內，金石之固，莫耶之利也。然陳勝無士民之資，甲兵之用，鉏耰棘樞，以破沖隆。武昭不擊，烏號不發。所謂金城者，非謂築壤而高土，鑿地而深池也。所謂利兵者，非謂吳、越之鋌，幹將之劍也。言以道德為城，以仁義為郭，莫之敢攻，莫之敢入。文王是也。以道德為冑，以仁義為劍，莫之敢當，莫之敢禦，湯、武是也。今不建不可攻之城，不可當之兵，而欲任匹夫之役，而行三尺之刃，亦細矣！」

大夫曰：「荊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；秦王惶恐失守備，衛者皆懼。專諸手劍摩萬乘，刺吳王，屍孛立正，鎬冠千里。聶政自衛，由韓廷刺其主，功成求得，退自刑於朝，暴屍於市。今誠得勇士，乘強漢之威，凌無義之匈奴，制其死命，責以其過，若曹劌之脅齊桓公，遂其求。推鋒折銳，穹廬擾亂，上下相遁，因以輕銳隨其後。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湯得伊尹，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，文王得太公，廓豐、鄙以為天下，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，秦穆公得由余，西戎八國服。聞得賢聖而蠻、貊來享，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。詩云：『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』故『自彼氐、羌，莫不來王。』非畏其威，畏其德也。故義之服無義，疾於原馬良弓；以之召遠，疾於馳傳重驛。」

論功第五十二

大夫曰：「匈奴無城廓之守，溝池之固，修戟強弩之用，倉廩府庫之積，上無義法，下無文理，君臣嫚易，上下無禮，織柳為室，旃席為蓋。素弧骨鏃，馬不粟食。內則備不足畏，外則禮不足稱。夫中國天下腹心，賢士之所總，禮義之所集，財用之所殖也。夫以智謀愚，以義伐不義，若因秋霜而振落葉。春秋曰：「桓公之與戎、狄、驅之爾。」況以天下之力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，素成而務堅，絲無文采裙袂曲襟之制，都成而務完。男無刻鏤奇巧之事，宮室城郭之功。女無綺繡淫巧之貢，織綺羅紈之作。事省而致用，易成而難弊。雖無修戟強弩，戎馬良弓；家有其備，人有用，一旦有急，貫弓上馬而已。資糧不見案首，而支數十日之食，因山谷為城郭，因水草為倉廩。法約而易辯，求寡而易供。是以刑省而不犯，指麾而令從。嫚於禮而篤於信，略於文而敏於事。故雖無禮義之書，刻骨卷木，百官有以相記，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。群臣為縣官計者，皆言其易，而實難，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。故兵者凶器，不可輕用也。其以強為弱，以存為亡，一朝爾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魯連有言：『秦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。』故政急而不長。高皇帝受命平暴亂，功德巍巍，惟天同大

焉。而文、景承緒潤色之。及先帝征不義，攘無德，以昭仁聖之路，純至德之基，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。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，而況之於今，其謂匈奴難圖，宜矣！」

文學曰：「有虞氏之時，三苗不服，禹欲伐之，舜曰：『是吾德未喻也。』退而修政，而三苗服。不牧之地，不羈之民，聖王不加兵，不事力焉，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。今明主修聖緒，宣德化，而朝有權使之謀，尚首功之事，臣固怪之。夫人臣席天下之勢，奮國家之用，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，此尉佗、章邯所以成王，秦失其政也。孫子曰：『今夫國家之事，一日更百變，然而不亡者，可得而革也。逮出兵乎平原廣牧，鼓鳴矢流，雖有堯、舜之知，不能更也。』戰而勝之，退修禮義，繼三代之跡，仁義附矣。戰勝而不休，身死國亡者，吳王是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順風而呼者易為氣，因時而行者易為力。文、武懷余力，不為後嗣計，故三世而德衰，昭王南征，死而不還。凡伯囚執，而使不通，晉取郊、沛，王師敗於茅戎。今西南諸夷，楚莊之後；朝鮮之王，燕之亡民也。南越尉佗起中國，自立為王，德至薄，然皆亡天下之大，各自以為一州，倔強倨敖，自稱老夫。先帝為萬世度，恐有冀州之累，南荆之患，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，兵不血刃，咸為縣官也。七國之時，皆據萬乘，南面稱王，提珩為敵國累世，然終不免俛首系虜於秦。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，非有六國之用，賢士之謀。由此觀難易，察然可見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秦滅六國，虜七王，沛然有餘力，自以為蚩尤不能害，黃帝不能斥。及二世弑死望夷，子嬰系頸降楚，曾不得七王之俛首。使六國並存，秦尚為戰國，固未亡也。何以明之？自孝公以至於始皇，世世為諸侯雄，百有餘年。及兼天下，十四歲而亡。何則？外無敵國之憂，而內自縱恣也。自非聖人，得志而不驕佚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論鄒第五十三

大夫曰：「鄒子疾晚世之儒墨，不知天地之弘，昭曠之道，將一曲而欲道九折，守一隅而欲知萬方，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，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。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，以喻王公，先列中國名山通谷，以至海外。所謂中國者，天下八十一分之一，名曰赤縣神州，而分為九州。絕陵陸不通，乃為一州，有大瀛海圍其外。此所謂八極，而天地際焉。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，而不知大道之徑。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，牧胡而朝萬國。諸生守畦畝之慮，閭巷之固，未知天下之義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堯使禹為司空，平水土，隨山刊木，定高下而序九州。鄒衍非聖人，作怪誤，熒惑六國之君，以納其說。此春秋所謂『匹夫熒惑諸侯』者也。孔子曰：『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神？』近者不達，焉能知瀛海？故無補於用者，君子不為；無益於治者，君子不由。三

王信經道，而德光於四海；戰國信嘉言，而破亡如丘山。昔秦始皇已吞天下，欲并萬國，亡其三十六郡；欲達瀛海，而失其州縣。知大義如斯，不如守小計也。」

論菑第五十四

大夫曰：「巫祝不可與並祀，諸生不可與逐語，信往疑今，非人自是。夫道古者稽之今，言遠者合之近。日月在天，其征在人，菑異之變，夭壽之期，陰陽之化，四時之敘，水火金木，妖祥之應，鬼神之靈，祭祀之福，日月之行，星辰之紀，曲言之故，何所本始？不知則默，無苟亂耳。」

文學曰：「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，四時相繼，父生之，子養之，母成之，子藏之。故春生，仁；夏長，德；秋成，義；冬藏，禮。此四時之序，聖人之所則也。刑不可任以成化，故廣德教。言遠必考之邇，故內恕以行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，勤勞若施於身。又安能忍殺其赤子，以事無用，罷弊所恃，而達瀛海乎？蓋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，鄙夫樂咋喙而怪韶濩。故不知味者，以芬香為臭，不知道者，以美言為亂耳。人無夭壽，各以其好惡為命。羿、敖以巧力不得其死，智伯以貪狼亡其身。天菑之證，禎祥之應，猶施與之望報，各以其類及。故好行善者，天助以福，符瑞是也。易曰：『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』好行惡者，天報以禍，妖菑是也。」

春秋曰：『應是而有天菑。』周文、武尊賢受諫，敬戒不殆，純德上休，神只相況。詩云：『降福穰穰，降福簡簡。』日者陽，陽道明；月者陰，陰道冥；君尊臣卑之義。故陽光盛於上，眾陰之類消於下；月望於天，蚌蛤盛於淵。故臣不臣，則陰陽不調，日月有變；政教不均，則水旱不時，螟螣生。此災異之應也。四時代敘，而人則其功，星列於天，而人象其行。常星猶公卿也，眾星猶萬民也。列星正則眾星齊，常星亂則眾星墜矣。」

大夫曰：「文學言剛柔之類，五勝相代生。易明於陰陽，書長於五行。春生夏長，故火生於寅木，陽類也；秋生冬死，故水生於申金，陰物也。四時五行，疊廢疊興，陰陽異類，水火不同器。金得土而成，得火而死，金生於巳，何說何言然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兵者，凶器也。甲堅兵利，為天下殃。以母制子，故能久長。聖人法之，厭而不陽。詩云：『載戢干戈，載橐弓矢，我求懿德，肆於時夏。』衰世不然。逆天道以快暴心，僵屍血流，以爭壤土。牢人之君，滅人之祀，殺人之子，若絕草木，刑者肩靡於道。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。是以國家破滅，身受其殃，秦王是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金生於巳，刑罰小加，故齊麥夏死。易曰：『履霜，堅冰至。』秋始降霜，草木隕零，合冬行誅，萬物畢藏。春夏生長，利以行仁。秋冬殺藏，利以施刑。故非其時而樹，雖生不成。秋冬行德，是謂逆天道。月令：『涼風至，殺氣動，蜻蛚鳴，衣裘成。天子

行微刑，始耨蔓，以順天令。』文學同四時，合陰陽，尚德而除刑。如此，則鷹隼不鷲，猛獸不攫，秋不搜狝，冬不田狩者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天道好生惡殺，好賞惡罪。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，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。陽剛陰柔，季不能加孟。此天賤冬而貴春，申陽屈陰。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，背陰向陽，前德而後刑也。霜雪晚至，五穀猶成。電霧夏隕，萬物皆傷。由此觀之：嚴刑以治國，猶任秋冬以成穀也。故法令者，治惡之具也，而非至治之風也。是以古者，明王茂其德教，而緩其刑罰也。網漏吞舟之魚，而刑審於繩墨之外，及臻其末，而民莫犯禁也。」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刑德第五十五

大夫曰：「令者所以教民也，法者所以督奸也。令嚴而民慎，法設而奸禁。罔疏則獸失，法疏則罪漏。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。故禁不必，怯夫僥幸；誅誠，跖、躄不犯。是以古者作五刑，刻肌膚而民不踰矩。」

文學曰：「道徑眾，人不知所由；法令眾，民不知所辟。故王者之制法，昭乎如日月，故民不迷；曠乎若大路，故民不惑。幽隱遠方，折乎知之，室女童婦，咸知所避。是以法令不犯，而獄犴不用也。昔秦法繁於秋荼，而網密於凝脂。然而上下相遁，奸偽萌生，有司治之，若救爛撲焦，而不能禁；非網疏而罪漏，禮義廢而刑罰任也。方今律令百有餘篇，文章繁，罪名重，郡國用之疑惑，或淺或深，自吏明習者，不知所處，而況愚民！律令塵蠹於棧閣，吏不能遍睹，而況於愚民乎！此斷獄所以滋眾，而民犯禁滋多也。『宜犴宜獄，握粟出卜，自何能谷？』刺刑法繁也。親服之屬甚眾，上殺下殺，而服不過五。五刑之屬三千，上附下附，而罪不過五。故治民之道，務篤其教而已。」

大夫曰：「文學言王者立法，曠若大路。今馳道不小也，而民公犯之，以其罰罪之輕也。千仞之高，人不輕

凌，千鈞之重，人不輕舉。商君刑棄灰於道，而秦民治。故盜馬者死，盜牛者加，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。武兵名食，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。盜傷與殺同罪，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。猶魯以楚師伐齊，而春秋惡之。故輕之為重，淺之為深，有緣而然。法之微者，固非眾人之所知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詩云：『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』言其易也。『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』言其明也。故德明而易從，法約而易行。今馳道經營陵陸，紆周天下，是以萬里為民阱也。尉羅張而縣其谷，辟陷設而當其蹊，矰弋飾而加其上，能勿離乎？聚其所欲，開其所利，仁義陵遲，能勿踰乎？故其末途，至於攻城入邑，損府庫之金，盜宗廟之器，豈特千仞之高、千鈞之重哉！管子曰：『四維不張，雖臯陶不能為士。』故德教廢而詐偽行，禮義壞而奸邪興，言無仁義也。仁者，愛之效也；義者，事之宜也。故君子愛仁以及物，治近以及遠。傳曰：『凡生之物，莫貴於人；人主之所貴，莫重於人。』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，主愛人以順天也。聞以六畜禽獸養人，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。魯廄焚，孔子罷朝，問人不問馬，賤畜而重人也。今盜馬者罪死，盜牛者加。乘騎車馬行馳道中，吏舉苛而不止，以為盜馬，而罪亦死。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，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，亦可以為逆而輕主約乎？深之可以死，輕之可以免，非法禁之意也。法者，緣人情而制，非設罪以陷人也。故春秋之治獄，論心定罪。誌善而違於法者免，誌惡而合於法者誅。今傷人未有所害，誌不甚惡而合於法者，謂盜而傷人者耶？將執法者過耶？何於人心不厭也！古者，傷人有創者刑，盜有臧

者罰，殺人者死。今取人兵刃以傷人，罪與殺人同，得無非其至意與？」

大夫俛仰未應對。

御史曰：「執法者國之轡銜，刑罰者國之維楫也。故轡銜不飭，雖王良不能以致遠；維楫不設，雖良工不能以絕水。韓子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，御其臣下，富國強兵，以制敵禦難，惑於愚儒之文詞，以疑賢士之謀，舉浮淫之蠹，加之功實之上，而欲國之治，猶釋階而欲登高，無銜楶而御捍馬也。今刑法設備，而民猶犯之，況無法乎？其亂必也！」

文學曰：「轡銜者，御之具也，得良工而調。法勢者，治之具也，得賢人而化。執轡非其人，則馬奔馳。執軸非其人，則船覆傷。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，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。今廢仁義之術，而任刑名之徒，則復吳、秦之事也。夫為君者法三王，為相者法周公，為術者法孔子，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韓非非先王而不遵，舍正令而不從，卒蹈陷阱，身幽囚，客死於秦。夫不通大道而小辯，斯足以害其身而已。」

申韓第五十六

御史曰：「待周公而為相，則世無列國。待孔子而後學，則世無儒、墨。夫衣小缺，（心祭）裂可以補，而

必待全匹而易之；政小缺，法令可以防，而必待雅、頌乃治之；是猶舍鄰之醫，而求俞跗而後治病，廢汙池之水，待江、海而後救火也。迂而不徑，闕而無務，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。夫善為政者，弊則補之，決則塞之，故吳子以法治楚、魏，申、商以法強秦、韓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有國者選眾而任賢，學者博覽而就善，何必是周公、孔子！故曰法之而已。今商鞅反聖人之道，變亂秦俗，其後政耗亂而不能治，流失而不可復，愚人縱火於沛澤，不能復振；蜂蠆螫人，放死不能息其毒也。煩而止之，躁而靜之，上下勞擾，而亂益滋。故聖人教化，上與日月俱照，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」

御史曰：「衣缺不補，則日以甚，防漏不塞，則日益滋。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，涓涓爾，及其卒，泛濫為中國害，菑梁、楚，破曹、衛，城郭壞沮，蓄積漂流，百姓木棲，千里無廬，令孤寡無所依，老弱無所歸。故先帝閔悼其菑，親省河堤，舉禹之功，河流以復，曹、衛以寧。百姓戴其功，詠其德，歌『宣房塞，萬福來』焉，亦猶是也，如何勿小補哉！」

文學曰：「河決若甕口，而破千里，況禮決乎？其所害亦多矣！今斷獄歲以萬計，犯法茲多，其為菑豈特曹、衛哉！夫知塞宣房而福來，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。周國用之，刑錯不用，黎民若，四時各終其序，而天下不孤。頌曰：『綏我眉壽，介以繁祉。』此夫為福，亦不小矣！誠信禮義如宣房，功業已立，垂拱無為，有司何補，法令何塞也？」

御史曰：「犀銚利鉏，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。明理正法，奸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。故曲木惡直繩，奸邪惡正法。是以聖人審於是非，察於治亂，故設明法，陳嚴刑，防非矯邪，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。故水者火之備，法者止奸之禁也。無法勢，雖賢人不能以為治；無甲兵，雖孫、吳不能以制敵。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，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。」

文學曰：「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，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。所貴良醫者，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，非貴其下針石而鈇肌膚也。所貴良吏者，貴其絕惡於未萌，使之不為，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。今之所謂良吏者，文察則以禍其民，強力則以厲其下，不本法之所由生，而專己之殘心，文誅假法，以陷不辜，累無罪，以子及父，以弟及兄，一人有罪，州裏驚駭，十家奔亡，若癰疽之相濘，色淫之相連，一節動而百枝搖。詩云：『舍彼有罪，淪胥以鋪。』痛傷無罪而累也。非患銚耨之不利，患其舍草而蕘苗也。非患無準平，患其舍枉而繩直也。故親近為過不必誅，是鋤不用也；疏遠有功不必賞，是苗不養也。故世不患無法，而患無必行之法也。」

周秦第五十七

御史曰：「春秋無名號，謂之雲盜，所以賤刑人而絕之

人倫也。故君不臣，士不友，於閭里無所容。故民恥犯之。今不軌之民，犯公法以相寵，舉棄其親，不能伏節死理，遁逃相連，自陷於罪，其被刑戮，不亦宜乎？一室之中，父兄之際，若身體相屬，一節動而知於心。故今自關內侯以下，比地於伍，居家相察，出入相司，父不教子，兄不正弟，舍是誰責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周其禮而明其教，禮周教明，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，刑罰中，民不怨。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輕重各服其誅，刑必加而無赦，赦惟疑者。若此，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？今殺人者生，剽攻竊盜者富。故良民內解怠，輟耕而隕心。古者，君子不近刑人，刑人非人也，身放殛而辱後世，故無賢不肖，莫不恥也。今無行之人，貪利以陷其身，蒙戮辱而捐禮義，恒於苟生。何者？一日下蠶室，創未瘳，宿衛人主，出入宮殿，由得受奉祿，食大官享賜，身以尊榮，妻子獲其饒。故或載卿相之列，就刀鋸而不見閔，況眾庶乎？夫何恥之有！今廢其德教，而責之以禮義，是虐民也。春秋傳曰：『子有罪，執其父。臣有罪，執其君，聽失之大者也。』今以子誅父，以弟誅兄，親戚相坐，什伍相連，若引根本之及華葉，傷小指之累四體也。如此，則以有罪反誅無罪，無罪者寡矣。臧文仲治魯，勝其盜而自矜。子貢曰：『民將欺，而況盜乎！』故吏不以多斷為良，醫不以多刺為工。子產刑二人，殺一人，道不拾遺，而民無誣心。故為民父母，以養疾子，長恩厚而已。自首匿相坐之法立，骨肉之恩廢，而刑罪多矣。父母之於子，雖有罪猶匿之，其不欲服罪爾。聞子為父隱，父為子隱，未聞父子之相坐也。聞兄弟緩追以免賊，未聞兄弟之相坐也。聞惡惡止其人，疾

始而誅首惡，未聞什伍而相坐也。老子曰：『上無欲而民樸，上無事而民自富。』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比地何伍，而執政何責也？」

御史曰：「夫負千鈞之重，以登無極之高，垂峻崖之峭谷，下臨不測之淵，雖有慶忌之捷，賁、育之勇，莫不震懾悼栗者，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。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，見其有灼也。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，見其有傷也。彼以知為非，罪之必加，而戮及父兄，必懼而為善。故立法制辟，若臨百仞之壑，握火蹈刃，則民畏忌，而無敢犯禁矣。慈母有敗子，小不忍也。嚴家無悍虜，篤責急也。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，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，則惑矣。」

文學曰：「紂為炮烙之刑，而秦有收帑之法，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，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，死者相枕席，刑者相望，百姓側目重足，不寒而栗。詩云：『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。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踏。哀今之人，胡為虺蜥！』方此之時，豈特冒蹈刃哉？然父子相背，兄弟相媢，至於骨肉相殘，上下相殺。非刑輕而罰不必，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。故政寬則下親其上，政嚴則民謀其主，晉厲以幽，二世見殺，惡在峻法之不犯，嚴家之無悍虜也？聖人知之，是以務和而不務威。故高皇帝約秦苛法，以慰怨毒之民，而長和睦之心，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。是以恩施無窮，澤流後世。商鞅、吳起以秦、楚之法為輕而累之，上危其主，下沒其身，或非特慈母乎！」

詔聖第五十八

御史曰：「夏後氏不倍言，殷誓，周盟，德信彌衰。無文、武之人，欲修其法，此殷、周之所以失勢，而見奪於諸侯也。故衣弊而革才，法弊而更制。高皇帝時，天下初定，發德音，行一切之令，權也，非撥亂反正之常也。其後，法稍犯，不正於理。故奸萌而甫刑作，王道衰而詩刺彰，諸侯暴而春秋譏。夫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，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。故令不得不加，法不得不多。唐、虞畫衣冠非阿，湯、武刻肌膚非故，時世不同，輕重之務異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民之仰法，猶魚之仰水，水清則靜，濁則擾；擾則不安其居，靜則樂其業；樂其業則富，富則仁生，贍則爭止。是以成、康之世，賞無所施，法無所加。非可刑而不刑，民莫犯禁也；非可賞而不賞，民莫不仁也。若斯，則吏何事而理？今之治民者，若拙御之御馬也，行則頓之，止則擊之。身創於棰，吻傷於銜，求其無失，何可得乎？幹溪之役土崩，梁氏內潰，嚴刑不能禁，峻法不能止。故罷馬不畏鞭棰，罷民不畏刑法。雖曾而累之，其亡益乎？」

御史曰：「嚴墻三刃，樓季難之；山高幹雲，牧豎登之。故峻則樓季難三刃，陵夷則牧豎易山巔。夫爍金在爐，莊躄不顧；錢刀在路，匹婦掇之；非匹婦貪而莊躄廉也，輕重之制異，而利害之分明也。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，可臨而不可入。詩云：『不可暴虎，不敢馮

河。』為其無益也。魯好禮而有季、孟之難，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。禮讓不足禁邪，而刑法可以止暴。明君據法，故能長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國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古者，明其仁義之誓，使民不踰；不教而殺，是虐民也。與其刑不可踰，不若義之不可踰也。聞禮義行而刑罰中，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。高墻狹基，不可立也。嚴刑峻法，不可久也。二世信趙高之計，滌篤責而任誅斷，刑者半道，死者日積。殺民多者為忠，厲民悉者為能。百姓不勝其求，黔首不勝其刑，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。故過任之事，父不得於子；無已之求，君不得於臣。死不再生，窮鼠噬狸，匹夫奔萬乘，舍人折弓，陳勝、吳廣是也。當此之時，天下俱起，四面而攻秦，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，惡在其能長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國也？」

御史默然不對。

大夫曰：「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，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。夫善言天者合之人，善言古者考之今。令何為施？法何為加？湯、武全肌骨而殷、周治，秦國用之，法弊而犯。二尺四寸之律，古今一也，或以治，或以亂。春秋原罪，甫刑制獄。今願聞治亂之本，周、秦所以然乎？」

文學曰：「春夏生長，聖人象而為令。秋冬殺藏，聖人則而為法。故令者教也，所以導民人；法者刑罰也，所以禁強暴也。二者，治亂之具，存亡之效也，在上所任。湯、武經禮義，明好惡，以道其民，刑罪未有所

加，而民自行義，殷、周所以治也。上無德教，下無法則，任刑必誅，劓鼻盈莛，斷足盈車，舉河以西，不足以受天下之徒，終而以亡者，秦王也。非二尺四寸之律異，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。」

大論第五十九

大夫曰：「呻吟稿簡，誦死人之語，則有司不以文學。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，聞其事而不知其務。夫治民者，若大匠之斲，斧斤而行之，中繩則止。杜大夫、王中尉之等，繩之以法，斷之以刑，然後寇止奸禁。故射者因絜，治者因法。虞、夏以文，殷、周以武，異時各有所施。今欲以敦樸之時，治抗弊之民，是猶遷延而拯溺，揖讓而救火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文王興而民好善，幽、厲興而民好暴，非性之殊，風俗使然也。故商、周之所以昌，桀、紂之所以亡也，湯、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，桀、紂非得跖、蹻之民以亂也，故治亂不在於民。孔子曰：『聽訟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』無訟者難，訟而聽之易。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，古之所謂愚，今之所謂智。以棰楚正亂，以刀筆正文，古之所謂賊，今之所謂賢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俗非唐、虞之時，而世非許由之民，而欲廢法以治，是猶不用隱括斧斤，欲撓曲直枉也。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，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。往者，應少、伯

正之屬潰梁、楚，昆盧、徐谷之徒亂齊、趙，山東、關內暴徒，保人阻險。當此之時，不任斤斧，折之以武，而乃始設禮修文，有似窮醫，欲以短針而攻疽，孔丘以禮說跖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殘材木以成室屋者，非良匠也。殘賊民人而欲治者，非良吏也。故公輸子因木之宜，聖人不費民之性。是以斧斤簡用，刑罰不任，政立而化成。扁鵲攻於湊理，絕邪氣，故癰疽不得成形。聖人從事於未然，故亂原無由生。是以砭石藏而不施，法令設而不用。斷已然，鑿已發者，凡人也。治未形，睹未萌者，君子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文學所稱聖知者，孔子也，治魯不遂，見逐於齊，不用於衛，遇圍於匡，困於陳、蔡。夫知時不用猶說，強也；知困而不能已，貪也；不知見欺而往，愚也；困辱不能死，恥也。若此四者，庸民之所不為也，而況君子乎！商君以景監見，應侯以王稽進。故士因士，女因媒。至其親顯，非媒士之力。孔子不以因進見而能往者，非賢士才女也。」

文學曰：「孔子生於亂世，思堯、舜之道，東西南北，灼頭濡足，庶幾世主之悟。悠悠者皆是，君闇，大夫妒，孰合有媒？是以嫫母飾姿而矜誇，西子彷徨而無家。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，悼痛天下之禍，猶慈母之伏死子也，知其不可如何，然惡已。故適齊，景公欺之，適衛，靈公圍，陽虎謗之，桓魋害之。夫欺害聖人者，愚惑也；傷毀聖人者，狂狡也。狡惑之人，非人也。夫何恥之有！孟子曰：『觀近臣者以所為主，觀遠臣者以

其所主。』使聖人偽容苟合，不論行擇友，則何以為孔子也！」

大夫撫然內慚，四據而不言。

當此之時，順風承意之士如編，口張而不歛，舌舉而不下，闔然而懷重負而見責。

大夫曰：「諾，膠車倏逢雨，請與諸生解。」

雜論第六十

客曰：「余睹鹽、鐵之義，觀乎公卿、文學、賢良之論，意指殊路，各有所出，或上仁義，或務權利。」

「異哉吾所聞。周、秦粲然，皆有天下而南面焉，然安危長久殊世。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：當此之時，豪俊並進，四方輻湊。賢良茂陵唐生、文學魯國萬生之倫，六十餘人，咸聚闕庭，舒六藝之風，論太平之原。智者贊其慮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見其斷，辯者陳其詞。閭閻焉，侃侃焉，雖未能詳備，斯可略觀矣。然蔽於雲霧，終廢而不行，悲夫！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，而不知廣德可以附遠；知權利可以廣用，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。近者親附，遠者說德，則何為而不成，何求而不得？不出於斯路，而務畜利長威，豈不謬哉！中山劉子雍言王道，矯當世，復諸正，務在乎反本。直而不僥，切而

不|，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。九江祝生奮由、路之意，推史魚之節，發憤懣，刺譏公卿，介然直而不撓，可謂不畏強禦矣。桑大夫據當世，合時變，推道術，尚權利，辟略小辯，雖非正法，然巨儒宿學恧然，不能自解，可謂博物通士矣。然攝卿相之位，不引準繩，以道化下，放於利末，不師始古。易曰：『焚如棄如。』處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果隕其性，以及厥宗。車丞相即周、呂之列，當軸處中，括囊不言，容身而去，彼哉！彼哉！若夫群丞相、御史，不能正議，以輔宰相，成同類，長同行，阿意苟合，以說其上，斗筲之人，道諛之徒，何足算哉。

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Wmrwiki
- Liouxiao
- Ruan
- Steele
- Vipuser
- Fire-and-Ice

- SamCX
- Shyhjen
- S M Lee
- Dalek sg
- 僅僅修補
- Rocket000
- Jdx
- Boris23
- KABALINI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- AzaToth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- Dbenbenn

-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